

诗词精品
名家编注

(二十四)



元明清词(3)

严迪昌 编注

天地出版社

黄之隽 (1668-1748) 初名兆森，字若木，更字唐堂，号石牧，晚号石翁，江苏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原籍安徽休宁。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日讲起居注，提督福建学政，迁中允。雍正三年（1725）被参劾降职为编修。乾隆元年（1736）荐试博学鸿词，以年迈不能终卷报罢。晚任《江南通志》总裁。著有《唐堂集》六十卷，集句《香屑集》，杂剧《四才子》四种，传奇《忠孝福》等。《唐堂词》二卷，又续一卷。黄之隽擅诗文，工戏曲，嗜藏书，著目达二万余卷。负奇才，性兀傲不随俗，其词亦别具超诣，不落凡响，小令多出奇情意，慢词隽丽，不涩不黏。

翠楼吟魂

月魄荒唐，花灵仿佛^①，相携最无人处。阑干芳草外，忽惊啼、几声啼宇^②。飘零何许？似一缕游丝，因风吹去。浑无据，想应凄断，路旁酸雨^③。日暮，缈缈愁予^④。觉黯然销却^⑤，别离情绪。春阴楼外远，入烟柳、和莺私语。连江暝树，愿打点幽香，随郎黏住。能留否？只愁轻绝，化为飞絮。

【注释】 ①花灵：花魂。前句“月魄”，即月魂。《参同契》（下）云：“阳神曰魂，阴神曰魄。魂之与魄，互为室宅。”通常“魂魄”视为一。②啼宇：啼鸣的杜宇。杜宇，即杜鹃鸟，又名子规、望帝。据《华阳国志》载，相传古蜀帝望帝魂化为杜鹃，故有“鹃魂”一词，又因啼声悲切，复有“杜鹃啼血”之说。李商隐《锦瑟》诗：

“望帝春心托杜鹃。”③酸雨：凄寒的雨，冷雨。④缥缈(miǎo)：缥缈，若有若无，隐隐约约。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忽缥缈以响象，若鬼神之仿佛。”⑤黯(àn)然：神伤沮丧貌。江淹《别赋》：“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

【点评】 这阙词句句写魂，化抽象的“魂”字为具体的各类“魂”来表现。起句说“魂”最飘渺虚灵，听来有点“荒唐”，仿佛有又仿佛无。其实这不是人间的“物”，“相携最无人处”是说只有自己感觉得到。那么，“魂”只在“我”心中的了。这与下片换头处“缥缈愁予”及结句“化为飞絮”，均为总写“魂”之若无，前后呼应，成整体。中间则分写诸种魂，是“魂”的似有。“惊啼啼字”是鹃魂，亦即“望帝”魂，又是春欲去时的春魂；“飘零一缕”是游魂，“酸雨凄断”是断魂。犹如韦庄《春愁》诗所吟唱的“自有春愁正断魂，不堪芳草思王孙”云，是相思最苦的心魂；“黯然销者”是临别愁苦之销魂，神伤心碎的魂；“和莺私语”的是将去之春魂；愿“随郎黏住”的是一片痴魂。细读来，全篇各片段实际围绕有一个核心主旨，即伤“春”，伤某种特定的失落的美好事物。“魂”，归拢起来只二个：词人自家心魂，所追逐探寻的“春”魂。由此说来，此类题目实乃送春、伤春一类写心绪的题材的发展和扩大，扩大的是内涵，发展的是体式，咏物咏春的样式。写法上要求密而不涩，虚而不空，层层叠进又切忌板实堆垛，总之，要有一股清灵气脉游转其内。读清人词应当能有这样的会心处。

定风波 月下渡江

燕子矶根急浪春^①，浪痕遥颭水灯红^②。无数帆樯先后发^③，乘月。阿谁能唱“大江东”^④？呼起当年吴大帝^⑤，贪睡，不知船上有英雄。独立舵楼吞沆泔^⑥，箫响。一声惊起万鱼龙。

【注释】 ①燕子矶：在南京长江南岸。根：山根，指燕子矶脚石壁。春：通“冲”，撞击。②颭(zhǎn)：风吹物使颤动。姜夔《除夜自石湖归苕溪》：“分明旧泊江南岸，舟尾春风颭客灯。”③樯(qiáng)：桅杆。④“大江东”：“大江东去”，苏轼《念奴娇·赤壁》词句。⑤吴大帝：三国时东吴国主孙权。江南多“吴大帝庙”，即祀孙权。⑥舵楼：舵楼。沆泔(hàng máng)：水大貌。

【点评】 诗人多奇想，每于特定景象或境遇触发时，一倏忽间联想飞驰。此词写月下渡大江，气势宏放，临场心事浩茫。因身在吴地江涛上，不由想起三国吴蜀双方在江上斗智的史事。“呼起吴大帝”，出句奇甚，“贪睡”二字呵责尤妙。当年刘备正是驾小船从此段江面脱身的。“不知”句也暗寓作者胸臆。他当然不是想当霸主当君皇，只是抒发一腔自负而又不被世人所重的牢骚而已。但这牢骚语颇不露痕迹，旧时文人常有这种即兴式的感喟，要在以不刻意为高明。体察及此，结末的“独立”、“一声惊起”云云始觉得不是无聊发狂语，也不是故作惊人语。“一”与“万”数量对参，抒情性的力度激起于悬殊反差中，笔力很健举。

丁荣 字子初，江苏无锡人。乾隆时诸生。

浣溪沙 古浪道中^①

匹马驼来万斛愁^②，萍踪远逐野云浮^③。新声听到古凉州。
迎面晚山含日冷，夹车新水带冰流。浓春风景似深秋。

【注释】 ①古浪：县名，在甘肃河西走廊东部，邻接内蒙古自治区。汉代时已置县，名“苍松”，明代始置古浪守御千户所。境内有古浪河。源出县之南乌梢岭，东北流入内蒙阿拉善旗，远注白海。②斛(hú)：量器名，也是容量单位。古时十斗为一斛，南宋末改为五斗。③萍踪：萍无根，飘泊水上无定，故喻称行踪无定。野云：飘游的浮云。④凉州：清雍正设凉州府，治所在今武威县，甘肃省属。按凉州汉代始置，故谓“古凉州”。唐代时乐府《近代曲》有《凉州歌》或名《凉州词》，唐代诗人多用此调作歌词，以王翰、王之涣最著名。词多写西北塞上风光和战争情景。“新声”，新曲调。唐时《凉州词》相对于汉代，也可说是“新声”。

【点评】 此词佳妙在下片。晚山日冷，新水冰流，贴定是陇东塞外秋景，移不得于他地。“含”字、“带”字，似不经意间下字极灵动极准确，“新水”成“冰流”，寒意逼出，简炼到位。“夹车”一词尤具即事写生意味。结句接具体描写而一总予以感慨，一个江南游子的感受尽在句中，洗炼之美毕见。有此下片，反卷而上，始不觉得起句“万斛愁”云云的空泛，“新声听凉州”也非套话了。丁荣名不见经传，然而却留下了一阕动人耐读的好词。历史不知淹没了多少才智之士的心声与锦绣文字！

仇梦岩 字秋人，安徽歙县人。生卒年不详，乾隆时诸生。著有《貽轩诗集》二卷，又词一卷。

高阳台 三江城晚眺^①

浅碧涵空，新黄匝地^②，莽然万顷平沙。几点烟螺^③，依稀不辨人家。夕阳未落潮初长，卷寒涛，一片残霞。忽风来，一阵征鸿，一阵归鸦。当年豪气今犹在，怎低眉牖下^④，铍羽檐牙^⑤？听说张骞，也曾八月浮槎^⑥。飘零海国如蓬梗^⑦，不登高，不见天涯。最伤怀，满目关河，满目蒹葭^⑧。

【注释】 ①三江城：在浙江绍兴东北浮山南麓，明洪武时建，置三江所。城北毗邻三江镇，为钱塘江口东海门户，明初置三江场盐课司，清改设盐大使。产海盐。②匝(zā)：环绕，周遍。③烟螺：形容远眺视线中的村落，在暮色里朦胧似浮螺。④牖(yǒu)下：窗下。⑤铍羽：羽毛摧落，比喻失意。鲍照《拜侍郎上疏》：“铍羽暴殒，复见翻跃。”也常指科考落榜。《聊斋志异·叶生》：“榜既放，依然铍羽。”⑥张骞：汉武帝时多次出使西域。槎(chá)：竹木编成的筏。浮槎：出海。⑦蓬梗(gěng)：蓬草，飞蓬。梗：草木的茎。海国：海外之国。此兼指滨海城池。⑧蒹葭：芦苇。

【点评】 明代中叶以后，徽商崛起，以业盐为主的徽州商贾集结在江、浙沿海城市。到清代乾隆朝，江苏扬州、浙江杭州为中心的徽商大贾正处于鼎盛之时。而大批科举失意的读书人，为谋生去依附乡党商户现象也甚普遍。仇梦岩远来浙东三江城，当即属此等失意文人。人们常谈起沦落下

层的士子，仇氏应真算是沦于底层者。时在深秋，地处荒寒的钱塘江入海口，落日苍茫，满目蒹葭，不由杂感丛生。从词情可知，其时仇氏当还是壮盛之年，故所谓“豪气”仍在。但科场不利，着实很不得志。“怎低眉牖下”是自嘲也是自励。这是个尚未完全寒心的人的自白，写得很率直；尽管飘泊他乡，不无苍凉感，却不甚萧飒。词平易中见爽劲，值得一读。

厉鹗(1692-1752) 字太鸿，又曾字雄飞，号樊榭，又号花隐。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康熙五十九年（1720）举人，乾隆元年（1736）被荐举“博学鸿词”试，未取。著有《樊榭山房集》，其中正续集有词三卷，又《秋林琴雅》四卷。一生著作宏富，以《宋诗纪事》百卷称巨帙，于词学则有与查为仁合作的《绝妙好词笺》。厉氏为“浙西词派”中期巨擘，词风幽冷清隽，自成面目。同时前辈词人徐紫珊赞其词“生香异色，无半点烟火气，如入空山，如闻流泉，真沐浴于白石、梅溪而出之者”。陈撰则以为“如金石之有声，而玉之声清越；如草木之有花，而兰之味芬芳”。均见为厉氏集所作序。《篋中词》评谓：“填词至太鸿，真可分中仙、梦窗之席。世人争赏其餍饫羸弱之作，所谓‘微之识砭砭’也。”

百 字 令

月夜过七里滩^①，光景奇绝。歌此调，几令众山皆响。

秋光今夜，向桐江、为写当年高躅^②。风露皆非人世有，自坐船头吹竹^③。万籁生山，一星在水，鹤梦疑重续^④。欸音遥去^⑤，西岩渔父初宿。心忆汐社沉埋^⑥，清狂不见，使我形容独。寂寂冷萤三四点，穿过前湾茅屋。林净藏烟，峰危限月，帆影摇空绿。随风飘荡，白云还卧深谷。

【注释】 ①七里滩：又名七里洄、七里濑，系富春江上游段。起自浙江建德县境，止于桐庐严子陵钓台。②桐江：即七里洄所位富

暮江段的别称。高躅(zhú):高人足迹,指严光(子陵)。光少与汉光武帝刘秀同学,秀即帝位,遣使聘严光,三遣三返,坚拒。后至京,光武授以谏议大夫,不受而归,耕钓于桐江之滨。③吹竹:竹,指笙箫笛管之类,吹竹即吹箫或吹笛。④万籁(lài):各种声响。籁,天籁,自然界声响。一星:兼喻严光。《后汉书·严光传》载:光与刘秀共寐,一足压刘秀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故后人每以“客星”喻指严光。鹤梦:喻高人隐逸清高的精神境界。唐卢纶诗有“鹤梦不离云”句。⑤拏(ráo)音:船桨拨打水的声响。拏,通“桡”。《庄子·渔父》:“方将杖拏而引其船。”⑥汐社:谢翱于宋亡后,名会友之所曰“汐社”,义为如潮汐,期晚而信,不变志。见程敏政《宋遗民录》。

【点评】 厉鹗词的幽隽美每多表现于以景写情的篇章,这首《百字令》最称典型。就词心审视之,厉氏刻写“皆非人世有”的奇幽景色,原为景仰超尘高蹈的严光等人。词的起首已明示:推出秋江夜月图的画面就是“为写当年高躅”。怎样“写”?一是始终置“景”于全词的中心轴上,二是善于结构微观景象,将其组合一起,进而把虚淡轻灵的情致从氛围上强化出来。如上片写崇仰严光,正面只“一星在水”句而已。此句与“万籁生山”组成偶句,构成的是绝对的景观,但它上承“高躅”,下启“鹤梦”,一已追崇并意欲接续的情思也就透过“一星”的中介,贯联一气。严光的品格是高自守志,幽以自藏,谢翱正可相配,钓台东西二台恰成象征。下片加一层幽深色调,“寂寂”句起景观仍为重心,而“林静”二句又一微观景象组合,成为“空绿”这一幽冷清深之境的所以构成条件。“林静”句是月光下一片墨绿氤氲景状,“峰危”句则将高峰夹江,月色为危峰所“限”而幽

幽投射江中的景象用最洗炼的文字写出。至此，“空绿”即水光透出的幽绿深碧之色，原来是“林”和“峰”之倒映所成，已揭明。如此匠心苦运，意在表现幽深之境，从而抒露幽远情心，而这一切莫不是凭幽隽景观而来。“帆影摇空绿”是幽邃、幽秀之极的，却又不空枵，这即所谓空灵。因其有上述之意贯串着，不是为造好句子、佳字面而凿空雕虚。厉鹗的高人一筹处正在这里。

忆旧游

辛丑九月既望，风日清霁，唤艇自西堰桥，沿秦亭、法华，湾洄以达于河渚。时秋芦作花，远近编目。回望诸峰，苍然如出晴雪之上。庵以“秋雪”名，不虚也。乃假僧榻，偃仰终日，唯闻棹声掠波往来，使人绝去世俗营竞所在。向晚宿西溪田舍，以长短句纪之^①。

溯溪流云去，树约风来，山剪秋眉^②。一片寻秋意，是凉花载雪，人在芦碇^③。楚天旧愁多少，飘作鬓边丝^④。正浦溆苍茫，闲随野色，行到禅扉^⑤。忘机^⑥。悄无语，坐雁底焚香，蛩外弦诗^⑦。又送萧萧响，尽平沙霜信，吹上僧衣。凭高一声弹指^⑧，天地入斜晖。已隔断尘喧，门前弄月渔艇归。

【注释】 ①辛丑九月既望：辛丑为康熙六十年（1721）。既望：十六日，农历十五日称“望”，次日为既望。西堰桥：杭州西北。秦亭：山名，法华山一支脉。法华山在西湖北，见《西湖梵隐志》。河渚：在杭州西溪。《钱塘县志》：“本名南潭湖，又名‘蒹葭深处’。”

该处秋深荻花如雪。秋雪庵：庵名为明末云间大名士陈继儒题。西溪：杭州西湖西北，武林山西，旧志谓全长三十六里，“群山回绕，曲水湾环，沙渚芦汀，重重间隔”。②剪：剪自……，此句谓秋山山色如眉黛。③凉花载雪：秋凉时节芦花如雪，如载一层雪，“秋雪庵”所以命名。芦碛（qí）：芦塘曲折堤岸。孟郊《寒江吟》：“荻洲素浩渺，碛岸渐残碛。”④楚天：泛指地域空间。春秋战国时楚国辖有两湖以至江、浙地域。故称。鬓边丝：指白发。⑤浦溆：水滨。祥扉：祥门，寺庵，指“秋雪庵”。⑥忘机：即词序所云：“绝去世俗营竞所在。”⑦弦：弦歌。此处作动词。⑧弹指：顷刻间。《吕氏春秋》：“二十瞬为一弹指。”又，《大方广佛华严经》：“弹指出声，其门即开。”此处兼用其意，切合“祥扉”环境氛围。

【点评】 厉鹗最善写“秋心”，此与其幼遭孤露，长而科第淹蹇，加之家庭生活不圆满有关。此词将一片秋思隐透于最能体现楚天秋晚色调的芦花背后，显得幽远清空，凸现的是一种境界和氛围。不说自己一腔秋愁，而说芦花积贮着无尽的“楚天旧愁”；不说鬓发愁成白丝，而说芦花“飘作鬓边丝”，曲深而不生涩，生新又极熨贴，均见出炼词炼意功力。“流”、“约”、“剪”、“载”等这些动词运用，使全篇在萧瑟情韵中显出特定的灵动之势，强化着清幽野逸的审美情趣。下片静寂心境追求也通过架构成的词境来表现。弦歌声与萧萧秋声交融，一切时空众生的机心全被炼化成空无。追求野逸情心，向往空寂境界，无非自谋心理平衡。消沉情绪所裹紧的正是一颗痛苦的心。文人的悲哀除了在心底在笔下虚构构建个精神茅蓬外，别无所能。

郑燮(1693-1765) 字克柔，号板桥，又曾署理庵，江苏兴化人。雍正十年(1732)举人，乾隆元年(1736)进士。历任山东范县、潍县令，以赈灾放粮忤富绅及上官意，于乾隆十八年(1753)去职归里，侨寓扬州。郑燮诗书画皆卓绝一时，画境狂逸多新意，字称“六分半书”，与金农、李鲜等合称“八怪”，为清代前中期扬州画人群中一大家。著有《板桥集》，合诗、文、词、道情、家书、题跋诸种文字，皆新超不凡。《词钞》一卷。板桥自谓其词：“少年游冶学秦柳，中年感慨学苏辛，老年淡忘学刘蒋，皆与时推移而不自知者。人亦何能逃气数也！”并在《板桥自钞》中以“屈曲达心，沉著痛快之妙”自期。其同时的宛平查礼《铜鼓书堂词话》称板桥“长短句别有意趣”。后世陈廷焯《云韶集》评云：“板桥词摆去羁缚，独树一帜，其源亦出苏、辛、刘、蒋，而更加以一百二十分恣肆，真词坛霹雳手也！”又说：“板桥词，粗粗莽莽，有旋转乾坤、飞沙走石手段，在倚声中当得一快字。”板桥词实以辛辣锋锐、亦庄亦谐著称，其放言健笔，语浅情深则尤为特具的面貌。唯其诗词成就大抵为画名所掩，故未为世人所重。

浣溪沙 老兵

万里金风病骨秋^①，创痍血渍陇西头^②。戍楼闲补破羊裘^③。少壮爱传京国信，老年只话故乡愁。近来乡思也悠悠^④。

又

陇雨萧萧陇草长，夕阳惨淡下边墙。敌楼风起暮鸦翔。
册上有名还点队^⑤，军中无事不归行^⑥。替人磨洗旧刀枪。

【注释】 ①金风：秋风。古人以五行解释季节，秋属金，故称。唐代戎昱《宿湘江》诗：“金风浦上吹黄叶，一夜纷纷满客舟。”②创痍(bān)：刀枪创伤留下的疤痕。渍(zì)：浸透。陇：甘肃省简称。古时陇西郡地域。③戍楼：边境驻军的瞭望哨楼。④悠悠：此处作“悠忽”解，悠悠忽忽，轻忽之意，即意为“懒得想”。⑤册上：花名册上。⑥行(háng)：行列，古时军制，二十五人为一行。

【点评】 “一将功成万骨枯”，前人这样认识战争的残酷性。板桥这二首词贵在刻画“老”字，老苦写尽，兵之辛苦、危苦均不写之。第一首起句中“病骨”二字即已扣题入骨，老伤遇寒秋而发。这样，“血渍”是老兵的战史，闲补破裘是老兵的现状，形象已立纸上。下片从“少壮”到“老年”，抉出心态的嬗变。结句为什么“意极悲郁”？是因为词人笔下的老兵现在连乡思也懒得有了！这“悠悠”是较“老年乡愁”更为老态的表现，实已心死，故形同枯木一般的了。哀莫大于心死，写出心已死之情态，也就是到了无望生还的境地。这是郑板桥手笔老辣之处。第二首看似闲淡，其实乃形象表现老兵的生命最后历程在怎样的情景中慢慢耗尽。上片写景是渲染哀伤氛围，风起鸦翔，表明无战事，但

这种平静实同死寂，人就在这境界中在磨洗旧刀枪的日常生涯中枯萎尽。只要还有口气，还能“磨洗旧刀枪”，就得在“点名”时去应卯。不可能从花名册上勾去，也即无望回乡，唯其如此，所以“近来乡思也悠悠”。组词前后一气整合，实在很具匠心。

沁园春恨

花亦无知，月亦无聊，酒亦无灵。把夭桃斫断^①，煞他风景^②；鹦哥煮熟，佐我杯羹^③。焚砚烧书^④，椎琴裂画^⑤，毁尽文章抹尽名。荥阳郑^⑥，有慕歌家世，乞食风情^⑦。

单寒骨相难更^⑧，笑席帽青衫太瘦生^⑨。看蓬门秋草^⑩，年年破巷；疏窗细雨，夜雨孤灯。难道天公，还钳恨口^⑪，不许长吁一两声？颠狂甚，取乌丝百幅^⑫，细写凄清。

【注释】 ①夭(yāo)：草木茂盛貌。夭桃：盛开艳丽的桃树。《诗·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②煞风景：也作“杀风景”。南宋胡仔《茗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二引《西清诗话》：“《义山杂纂》，品目数十，盖以文滑稽者。其一日杀风景，谓清泉濯足，花上晒裈，背山起楼，烧琴煮鹤，对花啜茶，松下喝道。”③佐：辅助。此处作“助兴”解。④焚砚：《晋书·陆机传》：“弟云尝与书曰：‘君苗见兄文，辄欲烧其笔砚’。”⑤椎(chuí)：用铁椎敲击。⑥荥(xíng)阳郑：郑姓郡望为荥阳，为河南县邑。唐代该姓族众尚多居于此称巨族。⑦“慕歌”二句：用唐人白行简《李娃传》故事：荥阳郑生进京，遇妓女李娃而相爱，迨金尽遭鸨母恶计，流落市肆，以为人唱挽歌糊口。其父荥阳公闻知后怒其有辱门庭，痛打几乎死。后郑生沦为乞丐，得李娃救助，解囊供读书以应试，终于考中得官，夫妻团

聚，李娃得谥封为沂国夫人。板桥《道情十首》小序也说到：“我先世元和公公（即荥阳郑生）流落人间，教歌曲。”慕歌：颂先人德泽的歌，实即挽歌。⑧单寒：清贫。骨相：形相。单寒骨相：薄相，非富贵之相。旧时所谓“看相”，视人面相、手相可以测富贵贫贱。难更：难改变。⑨席帽：以藤或竹的蔑片（皆可编制席子）做的帽子，类似笠。青衫：明清时期秀才穿的所谓“一领青衫”。太瘦生：《本事诗》载李白戏赠杜甫诗：“饭颗山头逢杜甫，顶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⑩蓬门：用蓬草和树枝做的门，喻贫寒人家居住简陋。诗词中常用作谦辞。杜甫《客至》诗有云：“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⑪钳口：禁闭、封缄人之口。《庄子·胠箧》：“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⑫乌丝：一种名“乌丝栏”的笺纸或绢素。此处泛指稿纸。

【点评】 据《铜鼓书堂词话》说：郑板桥“未遇时曾谱《沁园春·书怀》一阙云：‘花亦无知……’其风神豪迈，气势空灵，直逼古人。”查礼（1715—1783）于乾隆十三年（1748）入仕，时板桥尚未解职，他们是同代人，其语应可信。有二点必须注意：一是词作于“未遇时”，一是词原题为“书怀”。“恨”，可视为是应题吟咏，类似咏物，集诸多“恨”的事、情、典掌，较为客观。“书怀”则是主体抒情，自写胸臆。此中差异甚大，关系到词情的内涵及价值。“未遇时”即指雍正十年（1732）板桥中举前。检索一下具体背景主要是文字狱案：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南山集》案，为时二年始结；雍正三年（1725）汪景祺《西征随笔》案，此案与年羹尧案相关；雍正四年（1726）查嗣庭试题案；雍正六年（1728）吕留良案，此案经四年始结；雍正八年（1730）屈大均诗文案，此案直到乾隆四十年（1775）始结。这些均是震惊全国的大案，时

间都在郑燮成为秀才后，中举之前。由此可见板桥的“豪迈”真可谓胆大如斗。“难道天公，还钳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在那个年代找不出第二个如此不惮于淫威的诗人。当众口啜嚅之际，这声音确实很解气。“慕歌家世”这“慕歌”二字也醒人目，在盛世而自称有唱挽歌的家风，岂不很“怪”。当然板桥并非有反清之心，毋需望文生义。然而他那无视法统，自行一路的心性是极鲜明的。

张四科 一名士科，字诒士，号渔川。祖籍陕西临潼，先世业盐，寄籍扬州已数世。生卒年不详，乾隆前期官候补员外郎。与卢见曾友善，又与陆钟辉同时筑“让圃”，开“邗江雅集”，风雅与马曰琯兄弟之小玲珑馆相埒。著有《宝闲堂集》，词集名《响山》，四卷。厉鹗评其词以为“研词炼意，以乐笑翁为法”（见《词苑萃编》）；陈廷焯《云韶集》谓：“渔川词取法南宋，疏而不浮，深而不晦，盖兼玉田、梦窗之长者。”张氏为清代中叶扬州词群宗“浙派”的名家，词大抵学张炎（玉田、乐笑翁）一路。

淡 黄 柳

大雪，宿盘豆驿^①。

冷烟湿，絮帽风吹频侧^②。马首荒途迷不识。天际玉龙夭矫^③，一片荆山弄寒色^④。叩孤驿，油灯闪虚壁。酒垆畔，燎衣湿^⑤。展单衾，好梦应难觅。隔个疏窗，玉娘湖上^⑥，苦竹黄芦响急。

【注释】 ①盘豆驿：在今河南灵宝境内，滨于鲁香峪水，古时盘豆城。西通陕西大道，邻近潼关。②“絮帽”句：风吹帽斜。絮帽，棉帽。又，“侧帽”一词有潇洒狂放意，此则用范成大《清明日狸渡道中》诗“洒洒沾巾雨，披披侧帽风”之意。③玉龙：形容下雪时壮观貌。宋张元《雪》诗：“战退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空飞。”夭矫：屈曲有气势。④荆山：此指河南灵宝县阌乡南之荆山。相传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此。按阌乡，旧县名，盘豆驿即在县西三十里处，今此邑并入灵宝。⑤燎（liǎo）：烘干。⑥玉娘湖：当地一湖名。

【点评】 运以白描直叙，不钁钉文字而构建“清空”境界，这是“浙派”中真正高手的绝活。此词无涂饰，亦不作正面感慨语，不议论，但一派寒寂荒落景观现于文字间，情思的深郁也溢出其中。盘豆驿距潼关已是咫尺间，张四科应是回原籍时作此词。“虚壁”是空无所有，空洞时见的墙壁，油灯照壁闪豆火，寒湿入骨，是何等感受。耳中“苦竹黄芦响急”，益增萧飒感。词人原有关西血统，清而不脆、虚灵有骨，诚不为南音所限。

史承谦(1707-1756) 字位存,号兰浦,江苏荆溪(今宜兴)人。诸生。明末东林名宿史孟麟六世孙。屡踏省门,高才不遇,游食寄幕,落魄终生。著有《小眠斋词》四卷,又有《爱闲斋笔记》、《菊丛新话》等著作。其词多抒述盘结心底之凄凉情思,不事雕琢而藻采清丽隽秀,于阳羨前辈及“浙派”之外,独具自家风格。在清代前中叶词坛,这是一位自出抒轴,不屑句摹篇仿南宋词风的名词人。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以为其词“无一句不耐人玩索,亦无一字不耐人玩索”,与陈维崧、朱彝尊、厉鹗等均属“一代绝才”。

一萼红 桃花夫人庙^①

楚江边^②,旧苔痕玉座^③,灵迹自何年?香冷虚坛^④,尘生宝靥^⑤,千秋难释烦冤^⑥。指芳丛、飘残清泪,为一生、颜色误婵娟^⑦。恩怨前期,兴亡闲梦,回首凄然。似此伤心能几?叹诗人一例,轻薄流传^⑧。雨飒云昏^⑨,无言有恨,凭栏罢鼓神弦^⑩。更休题、章台何处^⑪,伴湘波、花木暗啼鹃。惆怅明珰翠羽^⑫,断础荒烟。

【注释】 ①桃花夫人庙:庙在湖北黄陂县西。祀桃花夫人,即息妫。息妫,息侯夫人,春秋时人,原陈国国君之女,妫姓,故称。楚文王闻息妫美,灭息国,霸占之,生堵敖、成王二子。妫归楚后始终不讲话。文王问之,答曰: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未能死,“其又奚言”?还能讲些什么?见《左传·庄公十四年》。杜牧有《题桃花夫人庙》诗,自注:“即息夫人。”②楚江:湖北境内的长江段。③玉座:神像底坐,一般以汉白玉为材料。④虚坛:空落落的神坛。⑤

宝钗(yè): 严装华丽的相貌。指神像面部。钗: 脸颊上酒涡。⑥烦冤: 愁苦, 冤苦。杜甫《兵车行》有“新鬼烦冤旧鬼哭”句。⑦婊娟: 女子形态美好貌。误婊娟, 缘美貌而害了一生。⑧诗人轻薄: 以杜牧为代表,《桃花夫人庙》诗云:“至竟患亡缘底事? 可怜金谷堕楼人。”一方面将息国灭亡归咎于息妫, 这是“女子祸国”论调; 另一方面又责息妫不以死殉国。“金谷”云云是指晋人石崇之妻绿珠在石氏败后堕楼死。⑨两颿: 风雨颿颿。颿: 风雨声。⑩鼓: 动词, 敲鼓。此处作弹讲。⑪章台: 宫名。后用以泛指宫殿。⑫明珰翠羽: 头饰及耳饰。珰: 珠玉串成的耳环之属。

【点评】 女子是祸水, 原乃封建时代的陈辞滥调, 但诗人如杜牧有时也会“轻薄”女性, 讲些调侃话, 史承谦则深为不平。“为一生、颜色误婊娟”, 是强加在一个女子头上的不公道命运。“无言有恨”四字, 揭出桃花夫人心底痛苦; “更休题、章台何处”, 深慨于息妫的悲剧正在其是个官中人, 权力和政斗首当其冲的牺牲品。之所以能从深层的历史背景上为息妫洗“烦冤”一吐恶气, 与史承谦一己生活感受有关。在另一阕《沁园春》词中史氏有“我欲临风, 横吹长笛, 喷出胸头恨万重”之句, “恨”从何来? 美才淹蹇, 生不逢时。在“盛世”而无所尽其才, 寒苦心情更觉凄然。于是古今同慨: “有何话说”? 所以词人对桃花夫人的“无言有恨”最能会心, 对强权高压下的弱女子深掬一捧清泪。这不是同情, 而是某种身同此感的心灵沟通。

减字木兰花

燕台四月^①, 处处园林花事歇^②。卯酒初醒^③, 卖过樱

桃听卖冰。日迟风暖^④，一握榴巾香汗满^⑤。尺素谁题^⑥，昨夜柔魂过画溪^⑦。

【注释】 ①燕台：指北京。按“燕台”原指故址在易县东南的高台，战国此地属燕，燕昭王筑台以招贤，又称“黄金台”。②花事：游春看花等事。周叔《晚春》诗：“花事匆匆弹指顷，人家寒食雨晴天。”③卯酒：早晨喝的酒。白居易有《卯时酒》诗：“未如叩卯酒，神速功力倍。”④日迟：日长，太阳落得迟。⑤榴巾：石榴花色火红，红巾故称榴巾。按：榴花开于初夏四五月间，此句亦应景。⑥尺素：书信。⑦柔魂：轻魂，相思魂。画溪：宜兴有畚画溪，此即指其家乡。

【点评】 此词以热闹、轻快之笔，写寂寥、沉重之心。字面无一愁苦词，而无聊中的乡思情极深切。燕京农历四月，初夏固渐热，然若心态安详，闲逸自得，何至于热汗淋漓？心不清静，烦躁生热，如此而已。上片似写京城风物，应时令而“卖过樱桃听卖冰”。细味之，这“听”字传出了枯坐终日，无所事事的心声。四月卖冰，为时尚早。这是词人顺着听卖樱桃而心想：卖过樱桃后就要来叫卖冰了！这很妙，是“卯酒初醒”时醉意朦胧中的心底自言自语，不言落魄无聊而失意情毕见。失意人对时空的特定感觉，从其心态出发最为敏感，而且显得“各取所需，为我所用”！只觉得时日漫长，太阳高照，一天难奈。焦虑烦懣从“日迟风暖”句中透发。如果再从字面深想一下，又发现词人此时已从眼前初夏情景的对坐中，心魂飞向了江南家园：那里初夏是不是也已“香汗”满巾了？没有信息，惆怅已极。羁旅人在不得意时特别脆弱，最易发生孤寂飘泊感，也最易惹动乡思。

“昨夜”一句使“卯酒初醒”有了着落，原来昨夜乡思苦缠，夜半醒来借酒一浇。疏中见密，丝丝缠绕，词笔非常灵隽。而篇中横添“榴巾香汗”一句，似实若虚，倍增一份儿女情，从而也增重一份孤独感。温馨在梦，正衬出醒时的酸寒。

采桑子

《郁轮袍》曲当时谱^①，沦落天涯^②，侍酒随车。谁问行吟到日斜？
从教年少伤迟暮^③，怨入悲笳^④，泪滴寒花^⑤。渐渐逢人说鬓华。

【注释】 ①《郁轮袍》：琵琶曲名，又名《霸王卸甲》，表现项羽败迹时心绪。当（dàng）时：当天。“当时谱”，意为即事新声，非旧调。③从教：自从变为。迟暮：喻衰老。《离骚》：“恐美人之迟暮。”④悲笳：笳声悲壮，故称。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清风夜起，悲笳微吟。”⑤寒花：指菊花等秋冬时开的花。

【点评】 陈廷焯《云韶集》评此词说：“文言道俗情，只要说得情真，便是古今绝调。”所谓“俗情”当指常情，人间普遍情。史氏词情并不俗，其未老而衰的情绪，绝非无病呻吟。此词重要的一句是首句中的“当时谱”，其意为因人而谱此曲，是为“我”而作的！一种失意愤懑在颇不经意般的语气中渗出。“悲感语，说得和缓，便觉意味深长”，陈氏此话说得准确。“谁问”句写世无知音，深有苍茫意。“渐渐”句以难作潇洒的形态抒述悲慨，看似不很狷介，但远较强装佯作清高要情真。

王昶(1724-1806) 字德甫,又字琴德,号兰泉,晚号述庵,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官至刑部右侍郎,历主娄东、敷文等书院讲席。著有《春融堂集》六十八卷,《琴画楼词》四卷,编有《明词综》十二卷、《国朝词综》四十八卷、二集四卷,以及《湖海诗传》、《文传》、《青浦诗传》、《金石粹编》等。早年即以诗名,师从沈德潜,与王鸣盛、吴泰来、钱大昕、赵文哲、曹仁虎、黄文莲等合称“吴中七子”。通晓宋明理学,长于金石考证,世称一代通儒。其词宗“浙派”,一生追步朱彝尊,又援入诗坛格调派特点,变浙派词幽淡为雍容尔雅,以副所鼓吹之“盛世”元音。其续成“词综”系列以及辑刻《琴画楼词钞》二十五卷,于存词存人,网罗散佚,贡献殊多,不愧为清代中叶的词学巨匠。

百字令

芸台学使属题竹垞长卷,次韵,时方重葺曝书亭^①。

鸳湖放棹^②,正春残、两岸杨花漂泊。一卷生绡重画取,仿佛前贤栖托。茅屋弯环,莲漪淡沲^③,空负幽居乐。潞河羁旅^④,潮生还看潮落。料得投老归来,丛篁影里,昔雨同弦酌^⑤。记向竹西频话旧稼翁先生^⑥,惆怅苔荒井幕^⑦。耆砚凋零^⑧,云衲衰谢伯承大令^⑨,再见开丘壑^⑩。他时过访,青鞋还踏篱角。

【注释】 ①芸台学使:阮元,号芸台。嘉庆元年(1796)阮

元任浙江学政，曾出试各府岁考。竹垞：清初大词人朱彝尊之号。朱氏为秀水（嘉兴府属）王店人，其所居书斋园池曝书亭即在王店。长卷：朱氏手书词卷。②鸳湖：即嘉兴南湖。③莲漪：荷花池水波。波沲：波荡，荡漾貌。④潞河：北京通县以下北运河名潞河，又名潞水。朱彝尊在康熙十八年（1679）中博学鸿儒科前在潞河漕运总督府署为幕僚。⑤昔雨：旧友。“昔雨”即“旧雨”。⑥竹西：扬州的别称。稼翁：朱彝尊之孙朱稻孙（1682—1760），字稼翁，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报罢。性刚介，不谐于世，晚益穷困，犹守曝书亭，藏书八万卷。此句言王昶曾在扬州见过朱稻孙。⑦并幕：并盖。《易·井》：“井收，勿幕。”王弼注：“幕，犹覆也。”⑧耆硯：硯田耆旧，文坛年高而久负声望者。⑨云初（réng）：云孙，从本身算起的第九代孙；初孙：古称从本身下数第八代孙，又称“耳孙”。伯承大令：伯承是朱休承之字，号育泉。乾隆十八年（1753）举人，官陝西城固县知县。朱休承是朱彝尊玄孙，也即五世孙。说是“云初”，泛指裔孙而代较远。大令：清代称谓知县，尊称为“大令”。⑩“再见”句：重新整葺，称“开丘壑”。

【点评】 阮元与王昶都是清代中叶卓有建树的风雅大吏，是名学者也是文化事业的开拓人。朱彝尊是阮元尊崇的前贤，故其在浙江学政，后又任浙江巡抚时，一再关心朱氏遗址的维修。王昶更是朱竹垞的崇拜者，故此词写得很投入，与一般的应酬文字不同。上片写曝书亭，兼写其主人，重点在凸现此亭主人前半生“空负幽居乐”，飘泊南北，载酒江湖。下片写朱竹垞晚年在此退隐，著书立说，与诗友歌酒共欢。后边接以朱氏之孙、玄孙，意在写曝书亭之历史，也即浙西文化大族朱氏的兴衰史。到朱伯承死，曝书亭渐荒，这才引出始有阮元重葺故事。词仅百字，但脉络清晰而

层次甚多。有史、有事、有情，时间跨度很大。在词史记事上，这阙《百字令》具有史料价值，而结构严密，择字精确，凝炼却又不艰涩，则很能代表王昶词的风貌。

蒋士铨(1725-1785) 字心余，一字定甫，又字茗生，号清容居士，又号藏园。江西铅山人。家贫，幼时从学于母钟氏。由举人官内阁中书。乾隆二十二年(1757)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在官八年，辞归后历主蕺山、崇文、安定三书院。文名扬海内，与袁枚、赵翼合称“乾隆三大家”。工诗词，尤擅曲剧。著有《忠雅堂集》文、诗数十卷，又有《藏园九种曲》(一名《红雪楼九种曲》)。《铜弦词》二卷，雄放而多劲挺语，以气韵胜。

水调歌头 舟次感成

偶为共命鸟^①，都是可怜虫^②。泪与秋河相似^③，点点注天东^④。十载楼中新妇，九载天涯夫婿，首已似飞蓬^⑤。年光愁病里^⑥，心绪别离中。咏春蚕^⑦，疑夏雁^⑧，泣秋蛩^⑨。几见珠围翠绕^⑩，含笑坐东风^⑪。闻道十分消瘦，为我两番磨折，辛苦念梁鸿^⑫。谁知千里夜，各对一灯红。

【注释】 ①共命鸟：语出释典，《阿弥陀经》有“极乐国土有伽陵频伽共命之鸟”语。②可怜虫：梁《企喻歌》：“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③秋河：秋夜银河。南朝齐谢朓《夜发新林至京邑赠两府同僚》诗有“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句。④天东：东天。泪点似银河中星星流注东天。⑤飞蓬：《诗·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喻女子自所爱远出，久不梳头，头发如蓬草。亦“女为悦己者容”之另一角度状写。又，上句“天东”一词，实亦由“自伯之东”语化出。⑥年光：岁月、年华。白居易《新秋病起》诗有“一叶落梧桐，年光半又空”句。⑦春蚕：用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

句意。⑧夏雁：相传雁足能传书（信），然夏天南方少有雁群回飞，故曰“疑”。⑨秋蛩：秋虫，蟋蟀，其鸣叫声甚凄切。⑩珠围翠绕：富家女子以珠翠饰物打扮。此句言清贫。⑪坐东风：春风得意之谓。旧时女子如其夫君高中甲科，功名成就，可获谥命称夫人，即“含笑坐东风”时了。⑫梁鸿：东汉扶风人，字伯鸾，与妻孟光偕隐于霸陵山，有“举案齐眉”故事，为古时夫妻恩爱、相敬如宾的典型。

【点评】 古典诗词中写婚前或婚外恋情的固不少，而悼亡之作深哀伉俪情笃而竟天人各方的词篇，至清代亦渐多。唯独生前夫妻情好、久别苦念妻室的作品甚少见。蒋士铨此词情真意挚，近乎写实而略无数衍之意，堪称难得的佳制。谭献《篋中词》卷二评曰“生气远出，善学坡仙”的“生气”一词用得好，有生气的作品情必不伪。旧时夫妻别多聚少，不只是商贾如徽州商人，举子即士人亦多此类经历。苦的首选当然是女子，但男人也并非个个是负心汉，蒋士铨就是属于讲情义的。讲情义者必有痛苦感，“共命鸟”、“可怜虫”，怨艾之甚，无调侃自嘲味，很痛切。“咏春蚕，疑夏雁，泣秋蛩”云云，固然从对方想，一年四季无欢容，运辞借意均巧，但更着意的还在“春蚕”，言矢志不二，“夏雁”证企盼心焦，“秋蛩”喻心绪哀苦。一个“疑”尤灵动，成为“咏”与“泣”心绪中介过渡，匠心足见。词人尽情抒述其妻之“可怜”，实亦吐露一己的苦情。结句“谁知千里夜，各对一灯红”，从空间的阻隔中深化了“共命”、“可怜”情状，而“千里”、“一灯红”五字又予人一种幽凄美，冷色调中出了暖意，这暖意则是伉俪深情燃成的。

杨涛 字澄如，号月溪，江苏金匱（今无锡）人。生卒年不详，乾隆七年（1742）庠生。著有《月溪词》。

浪淘沙 芦花

浑似雪漫漫，遥扑江干^①。赚他雁阵落无端。枫叶霜红相间好，画出秋寒。深处粉云般，惯耐风湍^②。收纶时宿钓鱼船^③。只恐骚人头易白，冷眼愁看。

【注释】 ①江干：江岸、江边。②湍（tuān）：急流。风湍：狂风急浪。③纶：粗丝线，指钓丝。张祜《寄灵彻上人》诗：“沧洲垂一纶。”

【点评】 咏物出画境，为此词佳处。图中有芦花外，更有江涛、江风、雁阵、霜枫、钓翁、骚人、鱼船等，构成灵动画面。“遥扑江干”的“扑”字，最见动势，写出风涛相伴时一望无际的芦花的生气活力。芦花之白，三写，有层次。一写“似雪漫漫”，再写“深处粉云般”，三写似白发。而且从对比中写“白”，与红枫对衬，与白首对观。“惯耐风湍”又属写神，一种耐冷霜疾风的品格凸出。“冷眼”相对是芦花也是诗人，事实上当然是写诗人“冷眼”看人生，感慨岁月如流，溢出生命意识的辨审苦涩味。结句蕴藉耐读，又富巧思。“冷”是人心，“寒”在人生，言外多意。

黄景仁(1749-1783) 字汉镛，一字仲则，号鹿菲子，江苏武进（今常州）人。幼孤，从母屠氏读，十六岁应郡县试，拔置第一。后浪迹四方，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入朱筠安徽学政幕，四十一年（1776）召试列二等，充《四库》馆誊录。陕西巡抚毕沅奇其才，为纳赀捐县丞，俟铨选日为债家逼，抱病出行，卒于山西。诗名最著，论者以为乾隆朝第一大诗人。著《竹眠词》三卷，新警激楚，犹如猿啼鹤唳。

金缕曲

观剧，时演《林冲夜奔》。

姑妄言之矣^①。又何论、衣冠优孟^②，子虚亡是^③。雪夜窜身荆棘里，谁问头颅豹子^④？也曾望、封侯万里！不到伤心无泪洒，洒平皋、那肯因妻子^⑤？惹我发，冲冠起。

飞扬跋扈何能尔？只年时、逢场心性^⑥，几番不似。多少缠绵儿女恨，廿以年前如此^⑦。今有恨、英雄而已。话到头恩怨处，待相持、一恸缘伊死。堪笑否？戏之耳！

【注释】 ①姑妄言之：随意说说。意为林冲故事本是小说家言。②衣冠优孟：指演戏，演员仿古人装扮。优孟：春秋时楚国优人，擅长滑稽讽谏。③子虚亡是：虚构人物，最先见于司马相如《子虚赋》。④头颅豹子：《水浒传》中林冲绰号“豹子头”。⑤平皋：大地。皋通“高”，高地。⑥逢场心性：逢场凑趣的心情。此处指风雅事、跌宕不羁事。⑦廿以年前：廿岁以前。此处“以年”不能倒为“年以”，否则不协平仄。

【点评】 词之题材向以“儿女恨”为主体，后渐益以“青衫恨”，表现士人失意、失落感，所谓“红颜薄命青衫恨”。后又充实之以“家国恨”，词之容量几与诗等。唯“英雄恨”，即指特定的英雄末路，逼落草莽之恨，于词之领域未曾有见，就是诗亦罕闻。黄仲则此词借观剧而畅吐“官逼民反”之同感，表现出一种由同情而趋进为与“夜奔”之林冲有共识，实为词史上一大奇观。这位早逝英才的处“盛世”而与现实离心情绪，从中足能触摸。词人的感知是确切的：林冲是望万里封侯，建功业光耀门楣的，他何尝想落草为寇？其怒发冲冠是官逼民反，一洒英雄泪是和王朝决裂的标志。词的要旨在下片，先宕开一笔说，像梁山英雄那样，我“何能尔”！但年来既无风雅之兴，也已没有从前的缠绵儿女情，“今有恨、英雄而已”！所以，在“儿女恨”转化为“英雄恨”的感受上，他不禁为林冲发出同声一恸的悲苦，且有先得我心之默契。尽管黄仲则乃一介书生，只能如其在《念奴娇·送容甫归真州》词中向执友汪中所吐露的“今日世态波涛，才名瓦砾，无我疏狂处”，莫名苦哀而已。但林冲夜奔之能激活起其心涛，已是何等难能可贵？在词中表现小说戏曲情事，而且是“造反”主题，能不大书一笔？

左辅(1751-1833) 字仲甫,一字蘅友,号杏庄,江苏阳湖(今常州)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进士,补安徽南陵知县,历官广东雷琼兵备道,浙江按察使,湖南布政使、巡抚。著有《念宛斋诗》、《词》、《古文》等。其词属常州一派,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誉为“精警奇肆,逸情云上”。谭献《篋中词》谓“所感甚大”。

浪淘沙

曹溪驿折桃花一枝,数日零落,裹花片投之涪江,歌此送之^①。

水软橹声柔,草绿芳洲,碧桃几树隐红楼。者是春山魂一片^②,招入孤舟。乡梦不曾休,惹甚闲愁?忠州过了又涪州^③。掷与巴江流到海^④,切莫回头。

【注释】 ①曹溪驿:在四川省境。涪(fo)江:一名内水,源出川北,至合川县入嘉陵江。②者:即“这”,指代词。③忠州:今四川省忠县。涪州:今四川涪陵县。④巴江:源出大巴山,西南流向过四川境后汇入长江,原称巴水。此处词中实指巴水入流后之嘉陵江。

【点评】 此词下片起句“乡梦不曾休,惹甚闲愁”九字乃词心所在。左辅以内心独白式文字将“乡梦”淡化“闲愁”,意在抒述其乡愁之不能驱散的感受。所谓“闲愁”,即上片伤春情。桃花被视作“春山魂一片”,是年华流逝过程中的感知,虽则“春魂”悦目,然凋落景状触绪心伤。年华

与春光一样难驻，留不住！心头一片惆怅迷惘，而又置身异乡的人最易于空洞洞的孤寂中痴念乡园。“惹甚闲愁”一句读似平易，实际很深曲。“乡梦”乡愁之写，其实在旧时也常见，但词人构想甚奇巧，故显得不凡。奇巧处是以地名组合空间，其行踪与“流到海”的载着花片的江水适成逆向。左辅是阳湖人，即江苏常州，地处长江入海之域。其人其时的足迹恰是由东而西，旅行于巴蜀地。忠州在东，西行经涪州，与家乡间距正在愈益拉远。词人所表现的正是其身西去、其心东归，于是“切莫回头”四字读时只觉如锤频击，铿然响自心底。

钱枚 (1761 - 1803) 字枚叔，号谢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官吏部文选司主事。著有《心斋草堂诗钞》四卷，《微波亭词》（又名《微波词》）一卷。钱枚系钱琦（珣沙）之子，名门才士，英年早逝。词多感伤，然真挚，如其《自序》所述：“一身之内，剩有迴肠；频年以来，居然落魄。”论者或赏其逐层推演，具剥蕉抽茧功夫，而纯情白描语似尤见工力。

浣溪沙 寄内

其一

征鸿南下水东流^①，早晚行人过兖州^②。客中难得寄书邮^③。一枕轻寒千里梦，两边明月十分愁。不眠同在五更头。

其二

慵收倭髻不胜钗^④，自嫁黔娄百事乖^⑤。闲愁好是强安排^⑥。莺最有心惊别梦，风偏无力卷春怀。莫将病眼盼天涯。

【注释】 ①征鸿：雁群秋深南飞，春来北归，如远行的征人，故称。②兖（yǎn）州：位于今山东省中部。③书邮：书信。④慵妆：懒得梳妆。倭髻（duǒ）：发髻名。⑤黔娄：战国时隐士，亦贫士。陶潜《咏贫士》：“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乖：不顺，命运不佳。⑥“闲愁”句：意为善自保重，打发好日子。

【点评】 诗词中“悼亡”之题颇多名篇，生前“寄内”即寄写给妻子的很少有佳作，钱枚这二首《浣溪沙》情真意挚，语浅却耐人读。他是杭州人，家处东南，今且北行。首句写鸿雁南飞、水东流，正是寄其思绪，心飞东南身却往北。“千里梦”得“两边明月”一托，这思亲人之梦是双方所同做，意即转深。共对婵娟月的两地思念，落在结句尤妙。“不眠同在五更头”，大白话，也是大实话，更是大情话。整篇词句句都是对方与自己相对照地写来，两人同心情，词的容量益厚实宽大。第二首则着重对妻子的慰抚，自责歉疚情很生动，结句叮咛尤感人：不要被莺声干扰了身心，也不要临窗痴眺被风吹花开花落触起伤感，一切自重，不要太想“我”！絮絮语来，犹若对面。毋论是身后“悼亡”还是生前“寄内”，骚人们有时颇为伪情，敷衍语、矫饰语正不少见。钱氏此题“寄内”可贵处就在不造作虚假。

台城路 赠军台戍客

征人各样思家梦，亏他秋月来照。绿鬓华年^①，白头病骨，都是凄凉同调。霜天渐晓，又哀角催眠，酸风敝帽^②。冷冷清清，一群人影帐前绕^③。繁华过来草草，怅亲朋都散，僮仆先饱^④。眼泪成冰，料难洗面，才信在家贫好。君休懊恼。判归骨家园，也还易到。那更酸心，玉关人已老^⑤。

【注释】 ①绿鬓：黑发，用以形容青春年华。②酸风：寒风，凛冽酸人眼。敝（qī）：倾斜。敝帽：吹帽倾侧。③帐：军帐，指军营

号令所在。④“僮仆”句：官家破败后僮仆自谋温饱。⑤玉关：玉门关，此处系泛称，指边关。

【点评】 有清一代案狱频多，贬谪流放，远戍边地的人难以计数，大抵数十年沦落苦寒之地，难以生还。清初流放地为东北关外，近则尚阳堡（辽东地），远的戍宁古塔（黑龙江边境）；中期又多去新疆伊犁一带。一部中国流入史，清朝时期必占大部分。然而清人诗词中关涉此题材的很少见，如钱枚这阕《台城路》不具体指对某人某事的戍边，而是整体性抒述“戍客”即流放服劳役于边境军营的群体痛苦心绪的作品，甚难得。此词出色之处在于不泛言边关苦寒景物，而是重点写氛围，从氛围中见心态，尤其是群体心态，各式人等的共性悲凉情。“一群人影帐前绕”的具体画面：霜寒拂晓，哀角悲笳的刺激，凄寒烈风的袭吹，夜戍或晨前听候，场景毕现。下片“君休懊恼”句似劝慰，实则深化悲剧性命运，前程难卜。对“戍客”们说来，处于如此境界，已一无所有，唯剩衰弱生命而已。所祈愿的也只是“归骨家园”了，“也还易到”四字极惨痛。生还绝望，死后归家园葬枯骨，已属幸运事，这是怎样的人间惨剧。结句冷峻，“玉关人老”，正是已届人鬼生死的临界时，心已死，尚有什么辛酸可言？词自起句至结篇，均刻写心绪活动，较之堆垛词藻，泛写情状，无疑高明得多。

刘嗣瑯 (1762 - 1820) 字醇甫，一字柬之、简之，号芙初，又号扶初，江苏阳湖（今常州）人。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著有《尚絅堂诗集》五十二卷，含《尚絅堂词》，汪世泰刻《七家词钞》，收其二卷名《箏船词》。其词清而不佻，旨趣深远，为一时之冠。

浣溪沙 过黄州^①

几点芦花一叶秋，短篷风急雨修修^②。夜来清梦落吴头^③。 乌鹊南飞何限恨^④，大江东去几多愁^⑤。卧听鼓角到黄州。

【注释】 ①黄州：即今黄冈，位于湖北省东部，长江北岸。②修修：形容风声的象声词。白居易《舟中雨夜》诗：“江云暗悠悠，江风冷修修。”③吴头：江西北部旧称“吴头楚尾”，系吴、楚地域交接部。黄州已属楚地，作者乃吴人，故“吴头”实泛指吴地。④乌鹊南飞：用曹操故事。三国曹操作《短歌行》诗云：“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⑤大江东去：用苏轼故事。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点评】 一叶知秋，实系以少总多、即小见大式的联想感悟，是一种充满生命意识的人生体验。怎样将林林总总、蜂涌麇集的触事即景的感慨，用最洗炼的文笔表现之，则是艺术手段中的以一知十。词中小令贵乎蕴藉，但蕴藉并非晦涩。含蓄而能洗炼又明快，诚非高手莫办。“过黄州”

是失意人于秋风秋雨中舟过史多胜迹的名邑，如同哀苦者难言欢愉事一般，词人想到的是兵败赤壁的曹阿瞞与监管于黄冈的苏东坡。有下片“何限恨”、“几多愁”二句的铸炼，全篇之“意”峭然挺拔，绝不是泛泛的吴人思乡的老生常谈型的感喟了。由此而言，芦花丛中的风雨声敲击在舟中人心头，不仅敲破了“落吴头”之清梦，而且勾起了几多落魄失意的哀愁，其纷沓而集的“何限恨”的分量，读者应能感受及的。

减字木兰花 过高邮^①

酒旗风色，写出秦邮天似墨^②。一样湖波，过得江来绿几多？
春寒如许，雁橹声声空外语^③。响断渔榔^④，今夜吟魂宿水乡^⑤。

【注释】 ①高邮：地名，在江苏省北部，为扬州属邑，境内有高邮湖，又运河流经该邑。②秦邮：秦时置邮驿于高邮，故有此别称。③雁橹：犹如橹声的雁鸣。空外：遥远的天空。④渔榔：渔家赶鱼入网的渔具。⑤吟魂：指代吟诗者。有心神不宁意。

【点评】 古时舟车劳顿，交通多艰，故空间感受特别沉重，于是羁旅人乡情之思最浓烈难化。异乡景物又每成为触绪愁起的中介，而南人旅北似尤多敏感，什么都不顺心眼。上片渲染一派冷色调，江南江北皆有的“酒旗风色”，在这儿却让他感到昏沉“天似墨”；同样是水乡，到了长江北岸，只觉得草树枯疏，不禁发问“绿几多”？总之，不如江南好！乡情难化缘



在有血脉亲情，“雁槽声声”是实写景也是虚写情，“空外语”三字极蕴藉，暗示雁行手足情深，思绪绵绵。诗人身在江北水乡，魂羁江南家园。全阙均在心底异同对照感受中运行，其“吟魂”的“春寒如许”的感喟真是触纸可闻。

张惠言(1761-1802) 原名一鸣,字皋文,号柯茗,江苏武进(今常州)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著有《茗柯词》。张惠言是专攻《易》学的经学家,又是“阳湖文派”宗师之一。与弟张琦于嘉庆二年(1797)编《宛邻词选》,标“意内言外”之旨,力主比兴寄托手法,推崇以温庭筠为极致的唐五代及北宋“深美闳约”词风,遂开“常州词派”。

木兰花慢 杨花

伶飘零尽了^①,何人解、当花看?正风避重帘,雨回深幕,云护轻幡^②。寻他一春伴侣,只断红相识夕阳间^③。未忍无声委地,将低重又飞还。疏狂情性,算凄凉耐得到春阑^④。便月地和梅,花天伴雪,合称清寒。收将十分春恨,做一天愁影绕云山。看取青青池畔,泪痕点点凝斑^⑤。

【注释】 ①伶:听任。②幡:护花幡。旧有“护花幡”传说,见郑还古《博异记》:“崔玄微月夜见女伴,曰杨氏、李氏、陶氏,又绯衣小女曰阿瞿,曰:诸女伴在苑中,每被恶风相挠,烦处士每岁旦作一幡,上图日月五星立苑东。崔为立幡,东风刮地折木飞花,而苑中不动。崔乃悟女伴即众花精也。”③断红:落花。④春阑:春意阑珊,衰落,即春暮。⑤“看取”二句:用杨花柳絮化为浮萍的传说。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点评】 张惠言八试礼部始登第,此前长期坐馆,乃

一寒士。此词以杨花游转无定、托身无所的形象为吟咏，实是“寒士”写照，也是他自我写心。上片整组意象表现冷落坎坷的际遇，却又不甘自溷消沉。“何人解”句沉郁自苦，名为“花”而无人“当花看”，微贱极，亦心寒极。“断红”是落花，夕阳乃残阳，杨花命运似难脱残落结局。然而“未忍”二句则从风雨孤凄心态中抒露坚韧的“不舍”情志。下片集中写心志，与前述感受互为照应。“耐得”句既感慨又自坚心魂，与“将低重又飞还”承续并启转，进入自我意志和情操的执着追求。“月地和梅”、“花天伴雪”，均是“清寒”出清高形象。但“恨”和“愁”并不因清高而消失，“做一天”云云，既是无奈之势，也是自慰自足之写，“绕云山”的飞絮“愁影”，何尝不是人生一景？然而这又毕竟不是“当花看”的合理结局，不可能消解心底积愁与积闷。结末化实为虚地言“恨”之无尽。“池畔泪痕”是现状独处神伤的形象一笔，“杨花”与“人”一而二，二而一的神韵从“看”字中透出。全篇有两个“看”，前一“看”指他人眼光，后一“看”则是“我”的感知。如此收束，也就“怨而不怒”。此词全以“杨花”第一人称角度着笔，故寄托能得“化”字诀。北宋以来，同题咏物之作极多，此阕得以成名篇，要在心神投入充分，无隔靴搔痒之弊。

浣溪沙

山气清人远梦甦，海天摇白转空虚。马蹄不碍岭云孤。
杨柳官桥通碧水，桃花小市卖黄鱼。东风未起早阴初。

【点评】 常州词派往往予人“隔”的感觉，好言“寄托”，易入深涩。张惠言作为开山宗师，不仅有《水龙吟·夜闻海涛声》的放飞势盛之作，也有如这首小令的清新洗炼文字。这是一幅线条简洁的“晨旅海山图”，动静相契，有声有色，一丝孤寂心绪淡淡地渗出于清爽风光中。动字的选择简易有力，承转灵活。

李本 字葆元，一字荃庭，江苏高邮人，李弼之兄，诸生，生卒不详。幼聪颖，及长擅诗文，尤工于词，为嘉道间一作手，所著《剩红堂词草》脍炙一时。晚精岐黄术，年五十外失明，寻卒。其词附见于《易简书屋诗存》后。

虞美人

一枝浓艳春魂透，正是盈盈候^①。买花无计觅钱来，可肯东风相待缓吹开？
问春不语春难问，花与侬俱恨^②。恨销除是再相亲，知道移栽何地折何人？

【注释】 ①盈盈候：风姿绰约时候。盈盈：仪态美好貌。②侬：我。吴地方言。

【点评】 此词无题，按之词面系词牌“本意”之属，即咏“虞美人花”。然略予辨味，又可发现词人所抒述的是“有情人难成眷属”之恨，花系喻人。此词首句“春魂透”极凝炼，其炼意象工力甚高，但全词却大抵是口语组织成，不炼之炼，尤可贵。“买花无计”以及“可肯”之问，极纯真也极朴实，下片结句一问则很沉痛。两个问句又属心语自付，故一种痴痴情意溢于词表。情贵深挚，语贵本色，在读多了流金溢彩、雕红刻翠的篇什时，李本这阕《虞美人》很予人以一种清新感。“表微”是前辈学者的传统美德，其实也指不断去发现被淹埋的珍品。

焦循(1763-1820) 字理堂，一字里堂，号半九主人，江苏甘泉（今江都）人。嘉庆六年（1801）举人。著有《雕菰集》二十四卷，《红薇翠竹词》、《仲轩词》各一卷，《雕菰楼词话》一卷，又著《剧说》六卷、《花部农谭》一卷。焦循以哲学、数学家名世，学术与阮元齐名，钱大昕、王鸣盛、程瑶田诸朴学大师均交相推重之。自应礼部试不第，即托足归隐，不入城市者十数年。其人博闻强记，识力精卓，经史历算声韵训诂无所不通，尤精于《易》。著作等身不下数十种，诗词文及戏曲小说考订之学均为其学术所掩。焦氏词特精小令，颇类清初“浙中三毛”中的大学者毛奇龄。

天仙子

门里青苔门外草，郎骑白马何时到？阿郎专爱弄雕弓，早缚狼，晚放鹞，不管深闺鬓丝老^①。

【注释】 ①鬓丝：鬓发。古人形容女子头发称“青丝”，“鬓丝老”，黑丝变白发。

【点评】 首句“门里青苔门外草”，形象表现足迹不到。倘若“阿郎”天天归来，门内苔踏尽，门外无杂草了。故与末句正相呼应。词写一个“白马”浪子，只顾在外闲游，放鹞缚狼是泛写，也是以一知十的表现法。旧谓“家花那有野花香”，女子空闺苦守是个普遍话题。此词构思超隽，直中见曲，不是一览无余式的平易。

郭麐 (1767 - 1831) 字祥伯，号频伽，晚号复翁，又因一眉白如雪，故称白眉生。江苏吴江人，后迁居浙江嘉善魏塘。诸生，长期客游江淮间为塾师。著有《灵芬馆词》四种，又著成《词品》、《灵芬馆词话》等多种。郭氏早年得姚鼐、袁枚等赏识，诗主性灵，文则不入桐城一派。其论词论艺力主“一代有一代之作者，一人有一人之独至”（《杂著续补》卷四），故虽为“浙派殿军”而多有新变，不囿于一派门户成见，而对“浙派”末流的“薄、浅、意不逮”等弊病尤多抨击。其词不雕琢，不诂订文字，自然抒写，略不经意，实则平易中见折叠，辞随意行，委曲传神，具一种清灵圆润、自在轻捷之美。吴衡照《莲子居词话》评之以“清折灵转”四字，堪称知音。

菩萨蛮 北固题壁^①

青天欲放江流去，青山欲截江流住。侬也替江愁^②，山山不断头。 片帆如鸟落，江住侬船泊。毕竟笑山孤，能留侬住无^③？

【注释】 ①北固：山名，在江苏镇江，与金、焦二山相望，上有甘露寺。②侬：我，吴语。③无：否、么。白居易《问刘十九》诗：“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点评】 从“流”与“留”一对矛盾上盘转写来，“山”为“留”方，人生阻力意象；“江”为“流”方，东流去是大势，合乎天意。“船”为“侬”之载体，顺“江”而

“流”。词人别有所感地写出了：“留”只能是暂时的，相对的；脱羈而去的“流”则是永恒的、绝对的。郭麐不是哲学家，填词也并非为作哲理思辨。此中感受乃其负才遭厄，深刻得之自身人生体验。倔强性格，坚持着其一己心性，终不为坎坷际遇所屈。所以，类似理念演绎，实系抒情表现，貌似轻快，内里愤懑，末两句一“笑”一反诘之问，足见风骨。郭麐在《祭陈曼生文》中长啸：“天不可信，神不可恃；残民者生，佑民者死，养民者穷，或不能自存自养者以遗子孙！此昔人所云云，尝谓愤激之太过，而不知其实有至理！”自常州派某些论家持“深涩”偏嗜而贬郭氏为“滑”以后，郭麐的作品久为人所轻，今之选词者亦每不选之。然而读此词以及上举祭文，祥伯岂是“浮滑”之辈。此词平淡而见机趣，尝鼎其一啜而已。

水调歌头 望湖楼^①

其上天如水，其下水如天。天容水色渌静^②，楼阁镜中悬^③。面面玲珑窗户，更着疏疏帘子^④，湖影淡如烟。白雨忽吹散^⑤，凉到白鸥边。 酌寒泉，荐秋菊，问坡仙^⑥。问君何事，一去七百有余年？又问琼楼玉宇^⑦，能否羽衣吹笛^⑧，乘醉赋长篇？一笑吾狂矣，且放“总宜”船^⑨。

【注释】 ①望湖楼：在浙江杭州西湖畔。②渌：清澈。曹植《洛神赋》：“灼若芙蕖出渌波。”渌静：清澈明静。③镜中悬：如悬镜中。以“镜”喻西湖。④着：置，配置。⑤白雨：苏轼《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有“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句。“白雨”

应是密集降雨。⑥坡仙：苏轼号东坡。元好问《奚官牧马图，惠轩画》诗：“世无坡仙谁赏音？”⑦琼楼玉宇：喻指天上神仙聚居处。苏轼《水调歌头·丙辰中秋》词：“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⑧羽衣：用鸟羽制成的衣服，后指称道士服。苏轼《后赤壁赋》：“梦一道士，羽衣翩跹。”⑨总宜船：两湖船的代称。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总宜”一词由此组合成。

【点评】 望湖楼曾是东坡买醉之处，历经“七百有余年”，湖楼依然清景如画。人世间呢？是清是浊，是否还似当年清平？郭祥伯没有在词中发议论发感慨。他只在下片发问，一问东坡何以“一去”不还？此问似无理，然无理之问正是别有意在。清景依旧，坡仙你理当重游，之所以去而不顾，魂梦略无，是否厌此浊世人间？潜在之意，由读者自省。第二问又若回答前一问，因为“琼楼玉宇”能“乘醉赋长篇”，自在心安，所以七百余年来不思回故地不重游了。郭氏在《词品序》中说平生“廓落鲜欢”，问天问坡仙实即此种情怀的抒述，人间难以长啸一吐胸臆的郁闷借此展现。上片化用东坡“望湖楼下水如天”句，成三个层次：楼外水色天容，水天相涵；楼似悬镜空灵；楼内望楼外湖上烟雨变幻。“凉”字与下片“寒”、“秋”相应，点明时令。此词清灵流转，疏朗净明，是典型的“灵芬馆”风格。

董士锡(1782-1831) 字晋卿，又字损甫，江苏武进(今常州)人。嘉庆十八年(1813)副贡，侯选直隶州州判。士锡为张惠言外甥，又是张氏婿，古文、诗词赋皆幼承传授。尤精于虞氏《易》学，并通地理之学，其词结撰细密，清而不浮，情致凄郁，周济以为胜于其舅氏兄弟。沈曾植最赏其词，《茵阁琐谈》云：张惠言“疏节阔调，犹有曲子律缚不住者。在晋卿则应徽按柱，敛气循声，兴象风神，悉举骚雅古怀，纳诸令慢”。又说：“其与白石不同者，白石有名句可标，晋卿无名句可标，其孤峭在此，不便摹拟亦在此。”更说谭献“备识渊源，对之一辞莫赞，毗陵词人亦更无能嗣响者，可谓门庭峻绝”！著有《齐物论斋词》。

江城子

丙寅里中作^①。

寒风相送出层城^②，晓霜凝，画轮轻^③。墙内乌啼，墙外少人行。折尽垂杨千万缕，留不住，此时情。红桥独上数春星。月华生，水平。镜里芙蓉，应向脸边明。金雁一双飞过也^④，空目断，远山青。

【注释】 ①丙寅：嘉庆十一年(1806)。里中：乡里。②层城：此处指郡城，即常州府城。《世说新语·言语》：“桓征西(温)冶江陵城甚丽。”顾恺之说：“遥望层城，丹楼如霞。”③画轮：绘彩的车子，形容华丽。欧阳修《浣溪沙》词：“湖上朱桥响画轮。”④金雁：秋雁。秋天在五行属金，或说西方为秋主金，故称秋雁为金雁。司空图《灯光》诗：“几时金雁传归信。”

【点评】 董士锡作此词时年二十五岁。谭献《篋中词》卷三评曰：“格高”。“格高”，似指不落常套，不作浅层面的愁苦语，也不刻意雕琢。情很真挚深沉，表现得却很轻淡自然。这是一阕送行而后思远方不归人的词。“画轮”、“镜里芙蓉”云云，送的当是位女性，盼而不归的也就是她。上片点明时间在“寒风霜凝”的秋末冬初，一大早就送出城去。“折尽”句写依恋情。下片“数春星”，换了季节，“金雁”又来，则是一年。“空目断”一个“空”字，企盼落空。如此说来，“格高”者，含蓄蕴藉，意多言外是也。沈曾植说：张炎“所谓‘清空骚雅’者，亦至晋卿而后尽其能事”。常州派词人一般不喜姜夔（白石）词风，“清空骚雅”是张炎赞白石之语。现今移以评董氏词，甚耐寻思。浙西、常州二派词之比较及异同辨，是个大课题，此词可供辨析。

兰陵王 江行

水声咽，中夜兰桡暗发^①。残春在，催暖送晴，九十韶光去偏急^②。垂杨手漫折，难结。轻帆一叶。离亭远，归路渐迷，千里沧波楚天阔。余寒乍消歇。剩雾锁花魂，风砭诗骨^③。茫茫江草连云湿。怅绿树莺老，碧阑蜂瘦^④，空留檐燕似诉别^⑤，向人共愁绝！重叠，浪堆雪。坐飘渺浮槎^⑥，烟外飞越。衔山一寸眉弯月，照枉渚疑镜^⑦，乱峰如发。扁舟独自，记旧梦，忍细说？

【注释】 ①中夜：半夜。兰桡：兰舟，泛指装饰图案的船。桡，船桨。②九十韶光：春光。春天三个月九十天，故云。③雾锁花

魂；意为花不分明。风砭诗骨：风吹在诗人身上入骨阴凉。砭：刺，寒风刺骨。④碧阑：碧绿色栅栏。莺老、蜂瘦：均指花事已衰，春去夏来。⑤檐（qiáng）燕：栖在檐干上的燕子。⑥槎：船。⑦枉渚：《楚辞·九章·涉江》：“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枉，是汪水，在湘中常德，注入沅水的小水湾，故又称汪渚。诗词中也可泛指水湾。

【点评】 自北宋周邦彦作《兰陵王》词后，此调佳构不多。董氏此词融伤春光之逝与苦旅之行为一，浑然不涩，三叠苦情不支离断裂，借景也熨贴恰到好处。写旅情、写惜春，全是寒士心绪的抽发，既无多议论感慨，亦略去典实之借，造境传情，韵味自足。“风砭诗骨”、“碧阑蜂瘦”、“乱峰如发”等情境，独显寒士特有形象。“坐飘渺浮槎”二句既切合湘地水势，又渗有茫然迷离情思。“烟外飞越”的空阔感恰好逼出心底的失落和压抑。这均是艺术个性自觉不自觉的披露。董士锡在常州词人中属内敛型审美倾向的代表，气韵不外张而是内裹，以向心形态递进，此词可辨味到。

虞美人

韶华争肯偎人住^①？已是滔滔去。西风无赖过江来^②；
历尽千山万水几时回？ 秋声带叶萧萧落，莫响城头
角^③。浮云遮月不分明，谁挽长江一洗放天青？

【注释】 ①争肯：怎肯，哪里肯。②无赖：无聊。③角：号角，军中吹奏器。

【点评】 自楚人宋玉《九辩》的“悲哉秋之为气也”

一语出，秋风秋雨以至秋声秋色特定地与文士落寞心态纽缠成不解之结，作为特定意象千百年来不绝于诗人词人们笔下。董士锡此词无疑亦是悲秋之作，春去秋来，萧瑟心态，其所悲者不外也为年华空逝，岁月不再。但董氏的厌听秋声、怕对西风，却深寓有一种希企，一种对温煦、清朗境界的期待。“历尽千山万水几时回”？是祈愿萧条肃杀景象早日终结；“谁挽长江一洗放天青”，是对月光明媚、月色清丽境界的缅恋。常州词人主张词乃意内言外的抒情载体，又每好言寄托，董士锡这首《虞美人》词有没有对现实社会的惊悸，对某种前景的希冀呢？如果按谭献的“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之说来解读“谁挽长江一洗放天青”云云，读者是很可驰骋想象，发挥再创造功能的。

陈行(生卒年不详) 字小鲁,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布衣。与梁绍壬、赵庆禧等同时交好,早卒。著有《一窗秋影庵词》,系梁绍壬于其卒后辑遗存残稿而成,未见传世。陈行为一才士、狂士,家贫以训蒙卖字自给,性孤介不谐于世,于是益困顿,道光中病酒而亡于友人黄山渔家。赵庆禧有《金缕曲·亡友陈小鲁〈一窗秋影庵词集〉》二阕,抉写其寒士心魂,最见透辟。梁绍壬在《两般秋雨盦随笔》中说小鲁词“出入苏辛,小令酷似板桥”。又说他“好以俗语俗字入词”。陈行为晚近词史罕见的赤贫布衣,其词与浙地词家迥异,近乎赵庆禧而尤见狂放劲悍,清纯自然处最为难得,实为“词场纱帽”(赵庆禧语)一大反拨。

如梦令 客况

一路野花红艳,万里飘零书剑。楼上眼穿人,应道我无归念。迷恋,迷恋,斜日乱山孤店。

【点评】 以潇洒语写孤寂心绪,读时令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首句强作暖色调,实反衬出结篇“斜日乱山孤店”的荒凉野莽,客途景况在十二字中写尽,而书剑万里毫无着落的飘泊生涯也毕见。中间心语:遥想家中望眼欲穿的妻子,一定在说“我”毫无归意,在外面着了迷。“迷恋,迷恋”的吟声中可以看到一个苦笑人的脸,“我迷恋什么呵”!接上末句是实写眼前景象,也是自答所问。算上叠句共七个句子三十三字,顿挫折皱,极有层次。对照前人诗境的鸡声茅店,板桥霜月,陈行笔下更觉荒寒,略无生的欢趣

与情韵。如果说“古道西风瘦马”颇多苍茫意，那么“斜日乱山孤店”更让人感及凄凉萧寂，一片落寞情。

貂裘换酒 醉言

觉得魂儿骤^①。梦初醒、被池冰冷^②，一灯红瘦^③。斗大眼花看不定，撑下床来行走。似颠倒、风前杨柳。渴杀刘伶难忍耐^④，索茶汤、笑向妻开口。妻不语，两蛾斗^⑤。

苍天生我卿知否？^⑥早安排、几千万石^⑦，无愁春酒。明日杏花村里去^⑧，还要尽情消受。待记取、归来时候。跌进门来须照管，玉纤纤、扶住劳卿手。直睡到，百年后。

【注释】 ①骤：疾行。此处作飘、飞解。②被池：被窝。③红瘦：灯焰小。④刘伶：字伯伦，西晋“竹林七贤”之一。曾为建威参军。嗜酒，蔑视礼法。⑤两蛾：两眉。《诗·卫风·硕人》：“螓首蛾眉。”喻女子长而美的眉毛，后也泛指女子眉毛。⑥卿：你，对女子的爱称。⑦石（shí，又读 dàn）：容量单位，十斗为一石。⑧杏花村：指代酒店。杜牧《清明》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点评】 在封建末世，才士被埋没不知其数，大都沉沦无闻，这实在是一部隐形的大悲剧、大惨史。他们的沦落，大都处于昏沉黑夜中而欲告无门，展眼人生无望之境。所以，寒士的醉酒，原非寄望于浇愁，而是“直睡到，百年后”的对现世的无望，求的是缩减痛彻心腑的生命历程。由此而言，陈行的最终醉死，可谓求仁得仁，心之所愿，也是别一种无声的抗争，虽然也是无力的抗争。但不管怎么说，

这是悲剧人生的一幕，不该视之为“酒鬼”的，寒士无醉鬼。“苍天生我卿知否”一问，看似醉语胡话，实乃大悲慨的呐喊。全词大白话，却又是大愤言，忧愤中复有一缕缕“贫贱夫妇百年哀”的特定境遇中的情愫。“索茶汤、笑向妻开口”，这一“笑”中包含了多少苦泪！梁绍壬在他《随笔》卷四中说：此词“久脍炙诸友人口”，在付梓时因其俗语俗字多而删去，友人们“以余汰去，颇怅怅，因亟录之”。陈行的友人们诚足称知音。

邓廷桢(1775-1846) 字维周，号嶰筠，江苏江宁人。嘉庆六年(1801)进士，初授翰林院编修，道光十五年(1835)任两广总督，十九年(1839)力助林则徐禁烟。鸦片战争起，六次挫英舰入侵，旋调闽浙总督。二十一年(1841)与林则徐同戍伊犁。二年后召还，任陕西巡抚卒。邓、林志同道合，诗什唱和，多以时世为忧，而廷桢尤工词，精娴章律。著有《双砚斋词》，又有笔记论词之作。其词气势寥阔，情韵高健，笔力雄劲。谭献《复堂日记》赞之以“将军白发之章，门掩黄昏之句”，晚年之词大抵可以此为定评。

酷相思 寄怀少穆^①

百五佳期过也未^②？但笳吹，催千骑。看珠泮盈盈分两地^③，君住也，缘何意？侬去也，缘何意？召缓征和医并至^④，眼下病，肩头事。怕愁重如春担不起，侬去也，心应碎！君住也，心应碎！

【注释】 ①少穆：林则徐字少穆。②百五佳期：即寒食节，清明前两天。从冬至到寒食，为一百零五天，故云。《荆楚岁时记》：“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③珠泮：珠海，清时广东粤海一小镇。亦可作泛指粤海一带。④召缓征和：缓、和，均为春秋时良医。缓，全称“郑丘缓”，原晋臣，见《左传·成公十年》。和，秦国医士，见《左传·昭公元年》。召：召见，呼唤使来。征：即征召、征用。

【点评】 邓廷桢改任闽浙总督的“御旨”是道光十九年（1839）年底到广州的，此词作于次年春邓、林“分两地”时。邓、林联手禁烟，成绩斐然，但蜚语也蜂起。林则徐《次韵和嶠筠前辈》诗的“谁识燃犀经慧照，那容李树代桃僵”语意，可知其时对邓的诽谤不少。“缘何意”二问，心事浩茫，忧愤情急。词下片写忧心忡忡，国事难测。道光帝起初召起林则徐与词人，本是为医鸦片这“国病”，然而现实却阻碍重重难担得起这“肩头事”。《篋中词续》评曰：“三事大夫，忧生念乱，‘敦我’之叹，其气已馁。”气馁不是气怯，力不从心，面对世事苦心“应碎”。沉痛出以低叹，属于软笔出硬调一类型。

月 华 清

中秋月夜，偕少穆、滋圃登沙角炮台绝顶瞭楼。西风
冷然，玉轮涌上，海天一色，极其大观，辄成此解^①。

岛列千螺^②，舟横万鹢^③，碧天朗照无际。不到珠瀛，那识玉盘如此^④。划秋涛，长剑催寒；倚峭壁，短箫吹醉。前事，似元规啸咏^⑤，那时情思。却料通明殿里^⑥，怕下界云迷，蜃楼成市^⑦。诉与瑶闾^⑧，今夕月华烟细。泛深杯，待喝蟾停^⑨；鸣画角，恐惊蛟睡。秋霁^⑩，记三人对照，不曾千里。

【注释】 ①滋圃：关天培，字滋圃，江苏山阳（今淮安）人，广东水师提督，守虎门。道光二十一年（1841）二月督战靖远台殉国，谥忠节。沙角炮台：在广东东莞虎门海口外。瞭（liàng）楼：望

楼，观察海情、军情用。冷(líng)然：风轻和貌。解：章。乐曲一章称一解。②千螺：形容岛屿之多。③万鹢(yì)：形容船多。鹢，水鸟，古时常画其形于船头。《淮南子》：“龙舟鹢首，浮吹以娱。”④珠藏：即藏海，大海。因产海珠，故有珠海、珠藏之称。玉盘：形容圆月，或又称“玉轮”等，皆同。⑤元规：晋庾亮字元规。他有登武昌南楼倚胡床赏月故事。⑥通明殿：传说天上玉皇所居宫殿。陆游有“绿章夜奏通明殿”诗句。⑦蜃(shèn)楼：蜃，大蛤。古时以为“海市蜃楼”即“蜃景”，是蜃气幻出。此处暗喻鸦片妖氛。⑧瑶阕：阕，古代传说天上门户，俗称“天门”者。⑨蟾：蟾蜍，俗称蛤蟆。传说月中有蟾蜍。李贺诗有“酒酣喝月使倒行”句，此化用。⑩秋霁(jì)：秋色晴朗。霁，原意为雨止，引申为放晴。

【点评】 这是一次永驻历史意义的不寻常的中秋赏月，是鸦片战争前夕三位民族英雄的聚会。此时正当禁烟有力亦有效之际，可说是浩然正气升涨，朗朗夜空渐清，所以邓廷桢心绪朗畅，兴致盎然。作为一阕历来视为“小道”的词，却载录了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相对完满的虎门之会，洵如小序中所谓“极其大观”，应是词史上珍贵一文献。词上片大气磅礴，境界宏阔，“长剑催寒”于秋涛，“短箫吹醉”倚峭壁，已是不凡，实在远非“元规啸咏”之情思所可比拟。尤其一经下片反卷，赤胆忠心与凌云豪气共见，这“中秋赏月”千古常见事顿生异辉。一个“怕”字，揣摩“通明殿”中人心意，与“却料”呼应，以委婉语道出禁烟是为廓清“下界云迷”。月华朗清的意象正是为销去妖氛压气的毒烟而专设。这样，赏中秋月，钟情于青天明月的主题大大提升，于是“待喝蟾蜍”的愿清光常驻的心绪内涵也就深化。“千里共婵娟”是当年东坡道出古来人们共有的美好愿望，现

今，“秋霁，记三人对影，不曾千里”！这是何等奇美的豪情、胜事、妙境啊！再返顾前片：“三人对影”倚长剑、吹短箫、举杯邀月，人间千百年能有几番这样的中秋情？

姚椿 (1777 - 1853) 字子寿，又字梦谷，号春木，一号鲁亭，江苏娄县（今上海市松江）人。监生，屡试不售。道光元年（1821）与彭兆荪同举“孝廉方正”，固辞不就。早岁才名即噪京师，曾与洪亮吉、杨芳灿、张问陶诸前辈畅论词赋。椿少时曾从学于桐城姚鼐，退而发宋儒书读之，为近世著名学者。历主河南夷山、湖北荆南、松江景贤等书院，造就人才甚多。工诗文，有《通艺阁诗录》、《晚学斋文录》，编选有《国朝文录》八十二卷。词三卷，名《洒雪词》。其词自出胸臆，迥绝时流，以清豪胜。想象驰骋，意多感慨，为清代中晚期宗尚辛稼轩、陈迦陵词风卓有成就的一家。间有粗硬之作，亦这一流派之通病。

永遇乐 咏黄山松盆景

天下奇才，何如此老^①，能耐霜雨？一片莓苔，几重鳞甲^②，可要些回护？龙吟绝壑，鹤棲遥岭，仙境消他万户。挂空山、闾然卷石^③，千年迸裂无土。人间自是，腥膻烟火^④，销铄性灵斤斧^⑤。寸寸权奇^⑥，枝枝崛强，不与凡奴伍。试问先生，支离瘦硬^⑦，何似诗人杜甫？纵留得、阿谁还信，此堪梁宇^⑧？

【注释】 ①此老：松有“五大夫”、“丈人”松等名号，兼以树龄长，故称“老”。②鳞甲：松树皮呈鱼鳞状。莓苔：繁盛的青苔，亦指树干表皮形状。③闾然：闾入，直入。卷（quán）石：块石。卷，原作圜义解，一卷石，即一圜石。④腥膻（shān）：腥臊气味。⑤销铄：熔化，消除。斤斧：斧。斤即斧头。⑥权奇：奇特，奇谲非

常。⑦支离：残缺破碎。⑧梁宇：屋梁。此句谓不堪成为栋梁之材。

【点评】 姚椿长于龚自珍十五岁，龚氏有名文《病梅馆记》，愤怒于“斫直，删密、锄正，以殀梅，病梅为业”的“遏其生气”行为，誓要“解其棕缚”，“复之全之”。姚椿几乎同时甚或稍前发出“人间自是，腥膻烟火，销铄性灵斤斧”的控辞，很耐人思索和辨认。这实是一代才智之士对社会现实的共识，所以，思想启蒙在特定历史时期并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总是群体互动的。词的上片写黄山松在山野绝岭；似龙吟似鹤栖，生根石上，撑拄空山，生气沛然。下片则寸寸枝枝，被支离扭曲，“奇”是变形，“崛强”也不免矫造。上下片对照，以诘责戕害“梁宇”之才。就锋锐直言看，姚词强于龚文，虽然以议论入词，不免质直。在词一体文字中，自唐宋以来如姚椿这般借咏物以抨击世风的少见，故特选存以备一格。

周之琦(1782-1862) 字稚圭，号退庵，又号耕樵，河南祥符（今开封）人。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由翰林院编修累官至广西巡抚，道光二十六年（1846）以病乞休。著有《心日斋词集》，第一种为《金梁梦月词》，最为著名，又辑成《十六家词选》。其词早期多闲情之作，中年悼亡，引纳兰性德为同调，晚岁遭际衰世，风格转多苍茫萧瑟。黄燮清《词综续编》认为“‘梦月词’浑融深厚，语语藏锋，北宋瓣香，于斯未坠”。朱孝臧《彊村语业》中的题辞则说“片席蜕岩分”，以为词风格近于元人张翥的《蜕岩词》。见仁见智，各得其一隅。

好事近 輿中杂书所见四首^①

其 二

诗句夕阳山，扇底故人曾说。好是固关西去^②，看万山红叶。翠蛟潭上认题名^③，屐齿为君折^④。蓦地薜花浓处^⑤，出一双蝴蝶。陈受笙画扇赠行，题诗有“好山都在固关西”之句^⑥。

【注释】 ①輿中：车或轿中，此处当指轿子中。②固关：即井陉故关。在河北井陉县与山西平定县交界处，关之西即属晋地。③翠蛟潭，在井陉关西。④屐齿：木履的齿。《晋书·谢安传》载谢安与客对弈，得前线捷报，“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⑤蓦地：突然。薜花：苔薜，野花。⑥陈受笙：陈均（1779—1828）字敬安，号受笙，浙江海宁人，举人，工诗擅画。

【点评】 嘉庆十八年（1813）周之琦奉差山西，经太行山时写下这组山水词。周氏写景气势较宏阔，又善于捕捉倏忽即逝的镜头。上片借陈受笙题扇诗句，以虚笔出群峰层峦之景。“好山都在固关西”，怎么个好法？“看万山红叶”！横抹一笔，色泽鲜亮。一经红叶遍群岭的皴染，好山尽出。下片一个“折”字强化“好”的心理感受：为你所言心折，你说得对。而后再落到眼前实景。上片红叶句是远眺，这里薜花是近观，蝴蝶之飞犹如大写意画面的一角，施以工笔勾勒。薜花，苔薜放花，山壁之古奥幽秀可以想见。于是，大、小、工、拙互为衬映，构成奇境。笔致轻灵处，很有南宋杨万里“诚斋体”诗法的妙趣。清代颇多擅写山水的词家，周之琦是中晚交接期的一位高手。

玲 珑 玉

都人夏日卖冰者，以两铜盏相戛作响，渔洋诗所谓
“樱桃已过茶香减，铜碗声声唤卖冰”者也^①。

蓉阙樱残^②，早添得、韵事京华。玻璃沁碗，唤来紫陌双叉^③。妙手玎珰弄巧^④，胜肩头鼓打，小担声哗。停车，裁油云、隔住玉沙^⑤。暗想槐熏倦午^⑥，正窗闲雪藕，鼎怯煎茶^⑦。碎响玲珑，问惊回、好梦谁家？屏间珠喉轻和^⑧，有多少、铃圆磬彻^⑨，低唱消他。晚香冷，伴清吟、深巷卖花^⑩。儿童卖晚香玉声，亦可听。

【注释】 ①渔洋：清初大诗人王士禛号渔洋山人。戛（jiá）：敲、打。②蓉阙：蓉城，芙蓉城，传说中为仙境。此处代称京城帝都

的宫阙所在。③沁碗：此句言冰盛入碗内，冷气沁透。玻璃，指冰。紫陌：郊野道路。旧时又称帝都道路。双叉：指燕子。燕尾双叉。④玎珰：叮咛、丁当，象声词。⑤油云：油布，制成车篷，防风沙、防雨。玉沙：风沙。⑥槐熏：槐树夏季开花，炎日熏花有香味。⑦鼎怯煎茶：此句言炎热天气怕煮茶。鼎，炉的指代词。⑧和：唱和、应和。轻和(hè)：轻声应和。⑨磬(qing)：古代一种打击乐器，曲尺形，玉石或铜制。⑩晚香：即晚香玉，花名，一名“月下香”，吴地俗称“夜来香”。白色，香浓，晚间更甚。

【点评】 这是一阕京城风情词。写市井风情风俗，大抵见于“竹枝词”。以长短句这一世称雅文学体裁来写市声俗情，代不多见。市声，各种叫卖声，古今入文学作品的很不少，现代如鲁迅、周作人等文字中亦有极有名的片段。周之琦此词不仅表现炎夏中卖冰的“两铜盏相戛”之声，带给人们心头一片凉意爽情，而且极言卖冰声的清脆圆亮，远胜“屏间珠喉轻和”。“低唱消他”，是能胜过他、消解得了他；“胜肩头鼓打，小担声哗”，乃从俗声中听出雅韵，以俗为雅。结句横添卖花声，而且是叫卖“夜来香”，更清雅更幽丽，堪称“锦上添花”之笔。口语写韵事，甚属大不易。

龚自珍(1792-1841) 字尔玉,改字璚人,号定庵,曾更名巩祚,又名易简,字伯定,别号羽琤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嘉庆二十三年(1818)举人,道光九年(1829)始成进士,归内阁中书原班,后充宗人府主事,寻改礼部主事。十九年(1839)己亥乞归南旋,任丹阳云阳书院讲席,暴卒。著述浩繁,后人辑为《龚自珍全集》。有《定庵词》,内含《无著词选》等五种各一卷。自珍为晚清思想文化启蒙者,少承家学,又从外祖段玉裁治《说文》,后复师事常州经学家刘逢禄治“公羊学”。博学负才气,于史学尤长西北輿地,晚好佛乘。与魏源同门齐名,世称“龚魏”。其文沉博奥衍,诗别开生面;而词光怪陆离,尤不名一格。龚氏学术自“常州”出,倚声则与张惠言、周济为宗旨的“常州派”无涉,要旨在述志尊情而不循守温柔敦厚。故谭献对这位乡先辈并不视为“正宗”,在《篋中词》中评说:“定公词能为飞仙剑客之语,填词家长爪、梵志也。昔人评山谷诗,‘如食蝻蚱,恐风发动气’,予于定公词亦云。”然谭氏于定庵词的不拘一格之变化,亦不得不承认“绚丽沉扬,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于晚近词史,龚自珍实济入一泓生气活力。

湘 月

壬申夏泛舟西湖,述怀有赋,时予别杭州盖十年矣^①。

天风吹我,堕湖山一角,果然清丽。曾是东华生小客^②,回首苍茫无际。屠狗功名^③,雕龙文卷^④,岂是平生

意？乡亲苏小^⑤，定应笑我非计^⑥。才见一抹斜阳，半堤香草，顿惹清愁起。罗袜音尘何处觅^⑦，渺渺予怀孤寄。怨去吹箫^⑧，狂来说剑^⑨，两样消魂味。两般春梦，橹声荡入云水。

【注释】 ①壬申：指嘉庆十七年（1812），时定庵年二十一岁。他是嘉庆七年（1802）十一岁时随父亲进京的，故离开杭州正值十年。②东华：指代京城。北京紫禁城的东门名东华门，故借代。生小客：客居的少年。③屠狗功名：鄙俗者追逐的功名。屠狗：《史记·樊哙列传》：“舞阳侯樊哙者，沛人也。以屠狗为事。”④雕龙文卷：雕章琢句，空洞迂阔的文章。此处当指科举入股制艺文。雕龙：语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集解引刘向《别录》：“驺奭（shì）修衍之文，饰若雕镂龙文，故曰雕龙。”驺衍，战国时齐人，迂阔而宏辩。驺奭采用其术以纪文。⑤苏小：苏小小，南齐时名妓，钱塘（今杭州）人。唐人诗有“钱塘苏小是乡亲”句。⑥非计：失策，失算，错误的计策。《南史·王诞传》：“将军今留吴公，公私非计。”⑦罗袜音尘：美女子步履轻痕迹。音尘：足迹，音讯。曹植《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⑧吹箫：用伍子胥乞食吹箫于吴市故事。⑨说剑：庄子有《说剑篇》。

【点评】 两年即嘉庆十五年（1810），龚自珍在北京应顺天乡试，竟只中了个副榜第二十八名，这对才学非凡的青年龚定庵来说实在愤懑。他已开始尝到科举制艺羁绊才士的苦涩味。一当回到清丽的阔别十年的故里西子湖边，与京城的尘俗形成强烈反差的景观，激动起词人狂放心潮，于是以呐喊般音响吐出“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的铿锵之声。令人意外而又奇警有味的是请出“苏小小”这青

楼女意象来嘲笑“我非计”——去谋什么功名！试问，此举岂非粪土万户侯般的蔑视？定庵反世俗的清狂心性在此已崭露锋芒。“渺渺予怀孤寄”，是楚骚传统心音，这“孤寄”之怀实即众醉我醒！在定庵看来，与其去猎取“屠狗功名”，还不如去觅取红粉知己。“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一任心灵驰骋，自在而不受羁縻，才是“消魂味”、惬意快心事。然而诚如洪子骏说的：“是难兼得，未曾有也。”荡舟西湖，于橹声中定庵不免怅怅，“两般春梦”，无论快意、失意，也无论心向往之的还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均似梦似幻，一场空空。词上片写唾弃之事，下片表现理想之境，归结到“云水”茫茫。一个上下求索的不宁心魂振立纸端。

鹄 踏 枝

过人家废园作。

漠漠春芜春不住^①，藤刺牵衣，碍却行人路。偏是无情偏解舞，濛濛扑面皆飞絮。 绣院深沉谁是主^②？一朵孤花，墙角明如许。莫怨无人来折取^③，花开不合阳春暮^④。

【注释】 ①漠漠春芜：茫茫无边春草。芜：杂草。春不住：春去了。②绣院：精美的庭院。此处指曾是华丽现今草木丛生的废园。③折取：杜秋娘《金缕衣》诗：“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④阳春暮：暮春，晚春。

【点评】 名花无主，与明珠暗投一样的不幸。这种不幸，从“花”的际遇讲，是生未逢时，是命运不济；倘从

“主”这一边探其究竟，则是或有目无珠，昏聩不辨玉石；或生气耗尽，朝不保夕，无心亦无力为名花作主。前者是“能”，后者是“势”。“势”即大势，一种趋势，难以逆转，当然形势如此，原亦是积习积弊，也即长期无能昏庸导致的必然。“阳春暮”是时之势，“不合”是自艾自怨语，但从本质言“孤花”怎能择时？花开何时由不得自我作主！“孤花”不是从众随俗之花，失群为孤，众醉独醒尤称真正的“孤”。此词上片写“漠漠春芜”正与结句前后照应，一以贯之，是时势。藤刺牵衣碍路，飞絮无情（毫无心肝）扑舞，也是一种时势现象。所以，咏“废园”者实即咏时势，用今日常用语即大背景。怀抱经世致用之心的龚定庵是慨乎其时的，他的外祖父著名的朴学大师段玉裁曾告诫其“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定庵又何尝只愿当个“名士”？是“阳春暮”的时代陷其于此境地，只能在“墙角明如许”地失主自放。不合时序，只能枉有痴情，也只能看飞絮得意狂舞，藤刺随时绊人碍步。在另一阕《百字令·投袁大琴南》词中，词人唱道：“无奈苍狗看云，红羊数劫，惘惘休提起！客气渐多真气少，汨没心灵何已？千古声名，百年担负，事事违初意。”“汨没心灵”正好移来作为“花开不合阳春暮”的注脚，而“废园”就是汨没心灵之园。

减 兰

偶检丛纸中，得花瓣一包，纸背细书辛幼安“更能消几番风雨”一阙，乃是京师悯忠寺海棠花，戊辰暮春所戏为也。泫然得句^①。

人天无据，被依留得香魂住。如梦如烟，枝上花开又十年。十年千里^②，风痕雨点斑斓里^③。莫怪怜他，身世依然是落花。

【注释】 ①辛幼安：辛弃疾字幼安。“更能消”句：辛弃疾《摸鱼儿》词起句。丛纸：纸堆。悯忠寺：北京一寺院，今名法源寺，位宣武区。始建于唐，著名古刹。戊辰：嘉庆十三年（1808），龚自珍十七岁时，曾随其父居于悯忠寺南旧邸。②十年千里：嘉庆十六年前龚自珍随侍北京，十七年起又随其父住安徽歙县，二十年在杭州，次年又留上海。③斑斓：形容色彩错杂，指落花枯瓣。

【点评】 从十七岁算起，“枝上花开又十年”，龚自珍作此词时也只有二十六七岁而已，何以“如梦如烟”地感到人生空幻，“人天无据”即天意人事都无法把握，不可思议呢？他并不是无病呻吟。十年中，三试乡闈，皆名落孙山，其妻段美贞又于嘉庆十八年（1813）病卒，婚后才一年。十年间事，无不如“落花”，落花流水，往事岂不如梦？面对一包十年前的落花枯瓣，龚自珍不由悲从中来。“香魂”是留驻的花魂，也即往事的痕迹，花瓣上记录有十年间的“风痕雨点”，令人心酸。想到人花的“身世”通同，际运依然命薄，不知前程茫茫将是如何样，能不发问“更能消几番风雨”？词小序中引出稼轩词句，实系点题之睛。词用象征法，亦花亦人，人花相怜。然“人天无据”四字又包孕更多，就其人其花所处的时代言，他所依附的王朝又“更能消几番风雨”呢？

台 城 路

赋秣陵卧钟，在城北鸡笼山之麓，其重万钧，不知何代物也^①。

山陬法物千年在^②，牧儿叩之声死^③。谁信当年，槌槌一发^④，吼彻山河大地？幽光灵气，肯伺候梳妆、景阳宫里？^⑤怕阅兴亡，何如移向草间置！漫漫评尽今古，便汉家长乐^⑥，难寄身世。也称人间，帝王宫殿，也称斜阳萧寺^⑦。鲸鱼逝矣^⑧！竟一卧东南，万牛难起^⑨。笑煞铜仙，泪痕辞灞水^⑩。

【注释】 ①秣陵：南京古称。卧钟：即今南京鼓楼东北大钟亭内之钟。今亭建于光绪年间并悬挂之，位置仍处鸡笼山西麓。此钟铸于明初洪武年间。词中语意朦胧，似认古钟为六朝物。此为借言兴亡而避免文祸，有意迷离恍惚。万钧：三十斤为一钧。此约数。②山陬(zōu)：山隅、山角落。法物：帝王仪仗器物，有神圣意。后也指寺观僧道做法事时用器物。③声死：声音低哑闷弱。常建《吊王将军墓》：“军败鼓声死。”④槌(jiàn)：大木槌。槌，原指关插门的木条，横的叫“关”，竖的即槌。按：南京大钟据传其声可达十里，故下句有“吼彻”云。⑤“肯伺候”句：《南齐书·武穆裴皇后传》：“上(萧颐)数游幸诸苑囿，载宫人从后车。宫内深隐，不闻端门鼓漏声，置钟于景阳楼上，宫人闻钟声，早起装饰。”成语“钟鸣漏尽”即此意。可见南京大钟与鼓楼之鼓原均为报时用。前句“法物”云与之呼应，取宫苑物义拟喻权力、王权象物。⑥长乐：宫名，汉初改建秦朝的兴乐宫而成。⑦萧寺：即寺庙。《国史补》载述：“梁武帝造寺，令萧子云飞白大书‘萧寺’。”梁朝帝王为萧姓，本有皇室“家庙”意。后每用以与宫殿对应指称，喻比盛衰。封建时期多舍宅第为寺庵的，

大抵意味着萧索衰落，家道式微。⑧鲸鱼：指撞钟之大杵，刻成鲸鱼形状，故云。⑨万牛难起：意为沉重，万牛之力拉不起身。钟“卧”山角落时，实处草莱间，杵已失落。⑩铜仙：用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意，诗中有“忆君清泪如铅泻”句。三国时期末世，魏明帝移长安汉宫前的“金人承露盘”到洛阳，搬迁时，“金人”泣下，遂留灞水边。此典每表示国运衰落、国祚中断，也即国亡。灞水：即灞河，渭河支流，经西安北流入渭。

【点评】 此词系《庚子雅词》中的一篇。庚子是道光二十年（1840），即鸦片战争爆发的那年。定庵这年秋八月到南京，时值英帝国侵略军的舰只威胁大沽，逼迫清廷重治林则徐之罪。词人悲慨时势艰危，哀愤志士遭弃，自己也投闲置散，遂借“卧钟”以发心声。词作成于定庵卒前正好整整一年，而二年后就有《南京条约》的签订，词人未及见，他见到的乃是亡国之征兆的“卧钟”。然而“声死”之叹，“谁信”之问，“怕闻兴亡”的预感，莫不令人惊异于如谶之先警！下片结句，以“万牛难起”照应“何如移向草间置”，进而与“铜仙”观照，“笑煞”二字已表征了这乃是一位决绝去愚忠的大智之士。这一“笑”，真大不易，历千百年，积无尽血泪始悟彻得此一笑，何尝不显出“其重万钧”之势？深沉地震撼了后世志士心。钟哑人笑，定庵此词词心已超越其“箫心剑气”情态。“幽光灵气”较之“怨去吹箫，狂来说剑”无疑是一种升华。因为，冤枉之声，同侪能共发，一“笑”长啸，则遥领时代，乃“得气早”之心声，非时辈所能及。清代词史，精魂发露至于此，大抵已臻极致，故而绝唱遂难以为继了。

项鸿祚(1798—1835) 原名继章，字子彦，又改名廷纪，字莲生。浙江钱塘（今杭州）人。道光十二年（1832）举人，试春闱不第，卒仅三十八岁。著有《忆云词》甲乙丙丁稿。其自序云：“幼有愁癖，故其情艳而苦，其感于物也郁而深。”又云：“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其词造语隽秀，抒情真切。谭献《篋中词》盛称之：“莲生，古之伤心人也！荡气回肠，一波三折，有白石之幽涩而去其俗，有玉田之秀折而无其率，有梦窗之深细而化其滞，殆欲前无古人。”又曰：“以成容若之贵，项莲生之富，而填词皆幽艳哀断，异曲同工，所谓别有怀抱者也。”谭氏以项氏与纳兰性德，以及稍后之蒋春霖，为“二百年中，分鼎三足”，推誉太过，然确认其情之真挚则甚是。

水龙吟 秋声

西风已是难听，如何又著芭蕉雨？泠泠暗起，淅淅渐紧，萧萧忽住^①。候馆疏砧^②，高城断鼓，和成凄楚。想亭皋木落^③，洞庭波远^④，浑不见，愁来处。此际频惊倦旅，夜初长、归程梦阻。砌蛩自叹^⑤，边鸿自唳，剪灯谁语^⑥？莫更伤心，可怜秋到，无声更苦。满寒江剩有，黄芦万顷，卷离魂去。

【注释】 ①泠泠：象声词，状风声。淅淅：状雨声。萧萧：概状风雨声。②候馆：迎候宾客的馆舍。砧：捣衣石。③亭皋：水边平地。④洞庭：湖名。《九歌·湘夫人》：“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⑤砌蛩：台阶砖石缝间的秋虫蟋蟀。⑥剪灯：用李商隐《夜雨

寄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诗句意，指友人、知音者。

【点评】 项鸿祚以词作为打发生命的“无益之事”，他生命的一部分也就转化为词这种文字形态，从而超越时空地承传下来。所以，项氏词有充分的感情投入，这也就是《忆云词》的价值所在。此词写了九种秋声：风声、雨声、砧声、鼓声、落叶声、波涛声、蛩鸣声、雁唤声，最后还有一种黄芦瑟瑟声。从意象言，自欧阳修《秋声赋》传世，后人咏此题已多见。项莲生此词的出奇峭于平易之处，在于采用层波叠浪式的意象强化法，推浓起氛围，以构成一个心理活动的特定“场”。“已是难听”、“如何又着”、“想”、“浑不见”、“频惊”、“谁语”等等，心态波动圈随意象一层层往外鼓涨。秋声写得愈凄紧满耳，心头愈感寂历。尤其在“秋声”频惊的高峰处，一转笔说：“莫更伤心，可怜秋到，无声更苦”，特感其悚然魂惊。“无声胜有声”被置于这样的境界中翻化出来，明澈易解而加倍其意，情感的冲击力愈见强激。“无声更苦”为全篇词眼。虚灵的独白语，真切、痴，于是，所有的技巧痕迹全化泯掉。结句一个“卷”字紧贴“万顷”，孤独之魂在数量感的托浮中尤觉无自主之力，那黄芦苦竹染得“离魂”的凄苦色调何其浓重！读毕，会感到这岂止是写羁旅之苦？哀发无端，愁来莫名，是人间最大的病苦。这无可名状之苦，除了造一境界抒露三分外，更有何法？此即“无益之事”之底蕴，也是那“遣有涯之生”的苦心法。

谒金门 湖上暮秋^①

秋水漫，鸭阵怯波分散。乌桕红飞霜叶乱^②，夕阳山一半。云被晚钟敲断^③，两两归舟相唤。烟月满湖人不^④管，画桡齐占岸^④。

【注释】 ①湖上：指西湖上。②乌桕：树名，经霜叶红。③“云被”句：入夜悄静，钟声响入云霄。④画桡（ráo）：画舫。桡：船桨。

【点评】 旧时有人归纳西湖胜景，以为“晴湖不如雨湖，雨湖不如月湖，月湖不如雪湖”。其实，就各个具体人来讲，又每与各自的文化构成、人生际遇、心绪哀乐相关而会有所偏好，多少有点像“情人眼里出西施”的味道。项莲生这阙小令就是一个有“愁癖”喜独自静处者认定的一种境界。夜渐深，人散去（“画桡齐占岸”），波渐寒（“鸭阵怯波”，反用苏诗“春江水暖鸭先知”句意），烟月满湖，词人说：这很好，美极。“烟月满湖人不^④管”，人皆不赏“我”一人坐赏，岂不更好。词中“人”是从夕阳未下时已荡漾湖舟在湖上了，看夕阳，看红叶，听钟声，听一片嘈杂欢笑声散去，然后独占月下秋夜西湖。寂寞人心有时难以欢乐热闹疗治，以寂静之境、清凉之境驱寂寥情，倒说不定是自疗良药。所以，此词与其说是造一景色之境，还不如说抒露的是一种心境。

吴藻 (1799 - 1862) 字蕙香, 号五岑子, 浙江仁和 (今杭州) 人。先世徽籍, 父业贾, 嫁同邑黄某, 亦系商人, 终身抑郁无欢。道光十七年 (1837), 三十九岁时移居南湖, 与古城野水为伴, 皈依禅悦以终。著有《花帘词》、《香南雪北词》两种。南湖位于杭州城东, 厉鹗、吴锡麒均曾卜居于此, 词亦同出一源。魏谦升《花帘词序》云: “自祭酒 (按, 指吴锡麒) 之亡也。或虑坛坫无人, 词学中绝, 不谓继起者乃在闺阁之间。”可见同侪对藻推崇之高。唯吴藻词已非“浙派”所能限, 其豪宕悲慨, 迥异闺秀常见气韵, 几欲与须眉争雄一时。黄燮清编纂《国朝词综续集》, 尝与藻研讨词学, 辄多慧解创论, 黄氏以为时下名流往往不逮, 于是名益噪大江南北, 屹然为闺阁中一大作手。兼工诗画, 善琴曲。诗曾从陈文述学, 称“碧城女弟子”之一。又曾作《饮酒读骚》散曲一套, 自题所画《饮酒读骚图》, 极感慨淋漓之致。另著有《乔影》杂剧一本, 寄意亦同。

金缕曲

闷欲呼天说。问苍苍、生人在世^①, 忍偏磨灭^②? 从古难消豪士气, 也只书空咄咄^③。正自检、断肠诗阅^④。看到伤心翻失笑, 笑公然、愁是吾家物! 都并入、笔端结。英雄儿女原无别。叹千秋、收场一例, 泪皆成血。待把柔情轻放下, 不唱柳边风月^⑤; 且整顿、铜琶铁拨^⑥。读罢《离骚》还酌酒, 向大江东去歌残阙。声早遏^⑦, 碧云裂。

【注释】 ①苍苍：上苍、苍天。②忍偏磨灭：忍心折磨、戕

杀人。③咄咄：咄咄怪事。书空：不言而以手在空中作字。“书空咄咄”四字短语历来用以表示愤懑。④断肠诗：此处泛指表述伤心肠断的悲苦诗篇，意其自己所作诗。与朱淑真《断肠诗词》无涉。⑤柳边风月：指柳永一路写儿女情的词风。柳永有《雨霖铃》词名句“杨柳岸、晓风残月”。⑥铜琶铁板：指苏轼一路词风，俞文豹《吹剑续录》载：“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抱铜琵琶、执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板：拨子，弹琵琶用薄片，金属或角质物制做。⑦遏：阻扼。

【点评】 吴藻是位觉醒较早的女性。她的女性自觉，不止步于婚姻的抗争，更可贵的是在对人生、对社会、对男女地位的差别、命运际遇等问题，均有初步的朦胧思考。这阕《金缕曲》是吴藻二十五岁前的作品，上片有两个要点：一是“问天”，二是女性自省。问天，是对不公的世道的抗议。世道不公，扼杀才性，其实对男女都一样。然而“豪士气”难消时，最激烈的形态却是“书空咄咄”，那么女性为什么一定要将“愁”视为“吾家物”，没完没了地形诸笔端呢？这是对女性弱点的自省。自省也即自强，从“愁”中挣脱出来，挣脱的乃是女性的一个软弱情结。词语看似平易，内里跳荡的是颗强毅的心，吴藻是深刻的。下片紧承自省而来，强化自振意识。“英雄儿女”既“无别”，而且“千秋收场”总是泪成血，那么女红妆们没必要放不下“柔情”，应和须眉男儿一起去唱“大江东去”！人们熟知秋瑾女士的《满江红》词中“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之句，而吴藻则早半个多世纪已有此觉醒，能不可贵？

浣溪沙

一卷《离骚》一卷经^①，十年心事十年灯^②。芭蕉叶上几秋声^③？
欲哭不成还强笑，讳愁无奈学忘情^④。误人犹是说聪明。

【注释】 ①经：佛经。②灯：青灯。③秋声：雨滴芭蕉为秋声一种，秋声易引惹悲凉情。④讳：忌讳语、应回避语。忘情：忘却一切悲欢，即无情。

【点评】 自省、自强并不就能自立。女性面对的纲常礼教重压远较男性酷烈，愈是有自省自强意识的女子则所受制约力显得愈严重，愈是敏感者其精神其内心必愈沉重以至沉痛。吴藻在轰动大江南北之时，必也遭致无数非议和诽谤。如果说，前选《金缕曲》是从宏观上对人生、对女性生活作思考和把握的话，那么这阙小令则是从微观角度抒露其心声。词作时间迟于前作约五年，词情略见萧飒，但愤激语仍显然。愤激也是一种抗争。值得玩味的是她的愤情却又以调侃、自嘲语气出之，这无异对压抑而来的世俗势力投去冷峻犀利的一瞥。然而，这毕竟是一种痛苦，试想，“强笑”代哭，“忘情”销愁，绝顶聪明人得装糊涂，这是怎样的情味？她毕竟生活在嘉、道年间，不可能超越历史而强其心志。末句很沉痛：你太聪明了！太灵慧了！家人、朋友会这么说，甚而长夜青灯自家独坐沉思时也会自疑自惑地这么说。但吴藻心态中的基石仍倔强，“十年心事十年灯”，冷漠

对待心头所厌恨的人与事，坚持“十年”就是无声抗压。所以，说到底并不萧飒，何况更有一卷《离骚》在。“一卷《离骚》”必须与“十年心”共读。下片三句应与上片回环观照，始能发现小令诚不“小”。

醉太平 舟中口占

东风太狂^①，梅花正香。远山青似眉长，胜侬家晓妆。
红垆酒铛^②，乌蓬水窗^③。是谁消领春光^④？两三人野航。

【注释】 ①东风：春风，此处当指初春时风。②红垆（lú）：红色陶制盛酒器，小口大腹，比缶大，也作“罌”。酒铛（chēng）：温酒器。③乌蓬：船，浙江特别是浙东最多此种小船，船夫以脚划桨，黑油布为蓬。水窗：船窗临水，故名。④消领：消受，享受。

【点评】 只有长期处于封闭状态闷气之至的人，才会特别喜欢跃地感受到野外漫游的自在愉悦，轻快爽朗，何况是在早春二月。这阕《醉太平》倘若出于一个男子之手，不会感到太新奇，现今乃一位女性词人在“野航”，这份“远山青似眉长”的赏心悦目情怀就显得十分珍贵了。“口占”，随口吟成。词人每当处在心情欢畅放松或激动兴奋时，才会有“口占”的喷涌而出的才思。吴藻选用《醉太平》这个词牌从字面到音韵节律，都是妥贴得极。“醉”字有味。词中添一句“红垆酒铛”，尤增三分醉意，心醉也。试想：温酒在手，临窗而眺，远处青山，近送梅香，是怎样的境

界？乌蓬小舟，舟中窗下红垆相对，青山远映，粉梅夹岸，水窗口一女词人把杯吟哦，目迎春风，这又是怎样的画境？此词“狂”、“香”二字启篇，已有一阵自由自在气息扑来。一个“胜”字，一个“消领”句，反衬出闺阁绣楼式生涯的气闷，于是“野航”之“野”实为不可多得的心旷神怡了。

酷相思

一样黄昏深院宇^①，一样有、笺愁句^②；又一样、秋灯和梦煮。昨夜也，潇潇雨；今夜也，潇潇雨。滴到天明还不住，只少种、芭蕉树。问几个、凉蛩阶下语？窗外也、声声絮^③；墙外也、声声絮。

【注释】 ①院宇：院子、院落，屋宇。②笺：笺纸，题诗写信用稿纸。此处作动词“写”。③絮：絮语，絮絮不断，讲个没了，此处指秋虫声。

【点评】 与前一首《醉太平》对读，就会感到：这常见的写悲秋、写秋声的题材出之女词人之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即使视之为常规的长短句，即使置于宋人词集中，也是一阕佳作。抒情悠长绵邈，清婉回环，韵味浓烈。但这是女词人写女性生活的沉闷，已非“悲哉秋之为气也”的男士悲秋老调。就拿“深”院宇的“深”字说，“庭院深深深几许”这名句传世后，已被反复写滥。可是吴藻在三个“一样”，从“昨夜”到“今夜”的复叠后，这“深”的深远、深幽、深重、深沉的生存环境、氛围、方式，以至心绪的深

曲不能尽言，无不被强化。令人真正感受到“一样黄昏深院字”中千百年来不知深埋掉多少“秋灯和梦煮”的才女子和虽非必有才而均为善女子的身心！她们就在不断的“一样”黄昏、“一样”秋灯、“一样”乱梦、“一样”秋雨秋虫絮絮声里，在窗内在墙内被“深院字”耗尽青春年华，耗尽生气活力，耗尽一切该属于她们的美好合理的生活乐趣。“一样”，多惨酷的二字！

顾春(1799-1877) 字子春，号太清，又署太清春，原系西林觉罗氏，故每署“西林春”。满州镶蓝旗人，乾隆帝弘历曾孙奕绘贝勒之侧室。著有诗《天游阁集》，词则名《东海渔歌》，六卷。顾春称八旗女词人之冠，况周颐《蕙风词话》引述某人之评：“本朝铁岭人词，男中成容若，女中太清春，直窥北宋堂奥。”其词创作活动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酬唱频仍，尤与杭郡籍闺媛交游为密，如与吴藻称神交，与梁德绳（古春老人）及二女许云林、云姜，及项缙章（即屏山夫人，项鸿祚之姊）、沈湘佩数十年相友于京师，结异姓姊妹。沈湘佩《名媛诗话》谓：“太清才气横溢，援笔立成。”《东海渔歌》烹词炼句极精工自然，尤善架构意境，切近真情真景。较之八旗词人每多萧飒气或袍笏气，太清境界自高。

早春怨 春夜

杨柳风斜，黄昏人静，睡稳春鸦。短烛烧残，长更坐尽，小篆添些^①。红楼不闭窗纱，被一缕、春痕暗遮^②。淡淡轻烟，溶溶院落^③，月在梨花。

【注释】 ①小篆：“小篆香”。盘屈如篆文，故名。②春痕：春的气息，春意的身影。③溶溶：月光如水貌。

【点评】 顾春词擅长造境。此词轻勾淡画，春夜静坐的氛围渲染透尽。下片换头“不闭窗纱”句，实写而见空灵。唯其有此“不闭”，窗外月下梨花轻烟如笼的景象全摄

入视线，殆同园林中花窗借景一般。上下片之间反差构成，是心境表现的需要。上片静寂，下片梨花月色却甚相映热闹，然而热闹恰愈衬现“人静”。主观情思极隐蔽，“长更坐尽”云很难说必为愁思。倒是“栖鸦”的“睡稳”正暗示“人”的难以入梦，“小篆”的盘转，岂不是如愁肠百结。此中含蓄，全赖读者辨味，词人未多透漏消息。如只从晏殊《寓意》诗“梨花院落溶溶月”加以类比，会忽略具体作品精心入微的构思立意。

金缕曲

题《花帘词》寄吴蘋香女士，用本集韵^①。

何幸闻名早。爱春蚕、缠绵作茧，丝丝萦绕。织就七襄天孙锦^②，彩线金针都扫^③。隔千里、系人怀抱。欲见无由缘份浅，况卿乎与我年将老。莫辜负，好才调。落花流水难猜料^④。正无妨、冰弦写怨，云笺起草^⑤。有美人兮倚修竹^⑥，何日轻舟来到？叹空谷、知音偏少。只有莺花堪适兴，对湖光山色舒长啸。愿寄我，近来稿。

【注释】 ①《花帘词》：见前吴藻小传。“用本集韵”：指用《花帘词》中同调词韵，“用”即“次韵”。用的是吴藻《乳燕飞·愁》一阙的韵。按《金缕曲》一名《乳燕飞》，均系《贺新郎》词牌的别名。②七襄：自卯时到酉时为昼日，共七个时辰，“织女”每个时辰更移一次，因称“七襄”。天孙：星名，即织女星。③“彩线”句：扫除痕迹、针迹。誉赞吴藻词无雕琢痕，浑然圆美。④落花流水：落花、流水，皆非有能规定的现象。按：俗语有“落花有意，流水无

情。”⑤冰弦：指喻琴。云笺：花笺，诗笺之一种。⑥“有美人兮”句：用杜甫诗意。表示孤寂、远盼意。杜甫《佳人》诗：“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点评】 顾春与吴藻同龄，又同为—代才女，更属心灵沟通的神交知音。相比之下，顾春更不自由，她不能出都城一步，此乃八旗宗人家法，于女子尤严。此词载录了满汉二族两位女词人惺惺相惜的友谊，是词史一段佳话。“落花流水”句是极大胆的话语。“年将老”，此时奕绘已去世，太清已年过四十。下片表现的是天涯共遭际的情意。吴藻《花帘词》乃青年时作，太清特拈出其写“愁”一阙次韵相题，目的是邀吴藻“何日轻舟来到”。湖光山色的杭州足能“舒长啸”，向往之矣，但曾是天潢家属的她岂能有缘一访？何况关于她与龚自珍之间的传闻已若明若暗，沸沸扬扬，“欲见无由缘份浅”七字沉痛，也特耐寻味。神交女友之间何至于用如此分量甚重的话，而且置接在“爱春蚕”诸句之后。“春蚕到死丝方尽”，李商隐此诗句的内涵是世人皆知的。吴藻《乳燕飞·愁》词咏“愁”，尚泛言诸种愁心，未醒目地突出春蚕作茧，而顾春则在全篇强化“落花流水难猜料”之意，岂是偶然信笔所写？顾春与吴藻的作品，均展现了女性世界的某种觉醒信息，空前大胆地披露内心情感涌动，都应在韵文史上大书一笔的。

风蝶令

春日游草桥，过菜花营看竹^①。

春水才平岸，蛙声已满塘。萍丝分绿映垂杨，几处浣衣村妇淡梳妆^②。看竹疏篱外，停车老树旁。李花零落杏花香，一带小桃花底菜花黄。

【注释】 ①草桥、菜花营：京郊地名。②浣衣：洗衣。黄景仁《山铤》诗：“沙边少妇来浣衣，稚子自守林间扉。”

【点评】 上片水岸桥边景，下片“看竹”所见景。朴素自然，色彩益觉清丽，略无女子笔下的脂粉味。小桃本艳，衬以菜花黄一片，艳去其浮，转觉娇秀不媚。人是淡梳妆，景亦淡梳妆，确是郊野村落之景象，出之一个贵妇手笔，着实难得。尤可注意的是动态出画面，而且不取“空山无人”一格，置“浣衣村妇”于境之中心，不止一个，却有“几处”，生气活力顿现，画家所谓“气韵生动”即是如此。太清一缕欣羨“淡梳妆”村妇的自在生活情趣之意，按之可见。

许宗衡(1811—1869) 原名鯤，字海秋，江苏上元(今南京)人。咸丰二年(1852)进士。改庶吉士，官内阁中书，起居注主事，浮沉郎署二十余年。宗衡长于古文，不为桐城末派所囿，亦擅诗词，有《玉井山馆全集》二十三卷，词存集中。

西窗烛

寒月，和青耜^①。

蓟门烟树^②，照影苍凉，啼鸦惊拍风翅。茫茫千里关山白，似雪路冰河，欲归无地。忆旧游、梦里箫声，良夜懽惊如坠^③。和愁睡。玉宇琼楼^④，人间天上，都是寻常事。便教万古团栾好^⑤，恐耐到鸡鸣，也非容易。忍思量、金粟前身^⑥，冻合三生清泪。

【注释】 ①青耜：何兆瀛(1809—1890)字通甫，号青耜，江苏江宁人，许宗衡至友。亦能词，著有《心庵词存》、《老学后庵自订词》等。何氏先作咏“寒月”词，此为许宗衡应和之作。②蓟门：古亦称“蓟丘”，位于今宛平县北，北京城西南德胜门外，俗称土城关。旧多林木，蓊蔚苍翠，“燕京八景”之一即“蓟门烟树”。③懽惊(cóng)：懽，即“欢”。欢惊：欢乐心情。④玉宇琼楼：天上宫阙。苏轼《水调歌头》词：“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⑤团栾：即团圆。亦写成“团圆”。⑥金粟前身：佛家有“金粟影如来”，故前人诗每有“金粟如来是后身”等句。

【点评】 咏月词代不鲜见。咏“寒月”之作于清代亦

可辑成专集。然咏物固贵在传神，而尤以能传述特定心魂为难得。许宗衡生际清王朝季世，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目击身历，无非惊心而寒，朝政国事全皆衰颓，故沉慨悽惻情独多。此词紧扣“寒”字，尽情渲染，而起句于苍凉烟树所构成暮色中首揭一“惊”字。“啼鸦惊拍风翅”，心惊难安之意凸现，从而由“惊”入“寒”。如此运笔，显得不板实，不泥于所咏题目，心灵颤动状触纸可感。“欲归无地”四字，加重寒者无可依赖状，益见飘泊寒苦心绪，晚清士人徬徨、迷惘、凄怆心境联类写出。对比盛衰起落，升平箫鼓自是只有梦里忆了。题为“寒月”，上片笔墨尽着于一“寒”字，“月”则仅“千里关山白”句虚点一笔而已，“照影”二字则传月光之神，与“白”相呼应，脉理甚细。下片借“玉宇琼楼”指代“月”，以东坡词意暗示“高处不胜寒”的宫阙，无论“人间天上”，一样寒彻凄清。无疑，此处寓意乃指朝廷政事。“便教万古团栾好”二句最警策，看似平常语，实有大悲慨。自来人们咏月总以不常圆为缺憾，并比拟以人间事，许氏则说纵然是万古常圆，“恐耐到鸡鸣，也非常容易”！以此写“寒”、写心寒、写人间难有温煦、世事已无转机，等等，可谓刻深入骨。所以，结篇叹喟“三生清泪”也冻合不化了！谭献《篴中词》评许氏说：“海秋先生，伤心人别有怀抱，胸襟酝酿，非寻常文士。”所谓“伤心人别有怀抱”，正应指其于国事朝政的忧伤，而不只是其个人身世之“幼孤，从母学”以及为人“性简傲”的原因。此词谭献有八字评：“骨折魂惊，语语沉痛。”前四字怵目惊心。

周闲(1820-1875) 字存伯，一字小园，号范湖居士，浙江秀水（今嘉兴）人。早年游幕浙东，经历鸦片战争定海战役。后游食湖北，以军功得六品衔，同治三年（1864）官江苏新阳（今昆山）知县，忤大吏，挂冠隐居吴门。工诗擅书画。著《范湖草堂词》原八卷，今存三卷。其词气韵灵动，感慨真切，浙东战线记事之作尤具价值。

忆少年 夜抵上虞驿^①

今宵尘骑，今宵风露，今宵山驿。笼鞭趁塘路^②，照朦胧月色。百里郊原霜气逼，送行人、鬼磷吹碧^③。孤城四门闭，有寒鷗钩磔^④。

【注释】 ①上虞驿：浙江绍兴属地，后设县。②笼鞭：寒天握马鞭之手笼缩在袖内。③鬼磷：磷火。④鷗（chī）：鸱鸒（xiāo），猫头鹰一类鸟。钩磔：“钩辘格磔”的简化语词，象声，本形容鸱鸒声叫，泛指听来刺耳或凄苦的鸟啼声。

【点评】 道光二十年（1840）农历六月和次年八月，浙江定海两次血战后沦陷于英军，是悲壮激烈也是痛苦的一幕史事。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知县姚怀祥等殉国，都是足与后一年牺牲的陈化成同时彪炳史籍的。词这一领域反映这段战史的作品极少，故周闲的作品甚珍贵，应是能与诗中的贝青乔《半行庵诗存》和《咄咄吟》合称双璧的。周氏写浙东战事的词，相当全面地表现具体时空的氛围和特定悲怆心态，情，理，事，境——可见。《忆少年》展

现的是寒夜赶程，人烟罕绝，只觉得一派凄凉景象。起首三排句，已声色毕见，下片寥寥几笔，战后夜间阴森荒寒情境渲染足浓。他原是一位丹青高手，故其词明显具有一种绘画美。设色、构图，均予人形象真切，不只是平面勾勒而已。尝鼎一脔，这阙小令可体味得到这特点。

附录一

文学常识

云间词派 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词派”虽形成于明末崇祯年间，然其活动绵延至于清初顺治朝，而余韵流响则终康熙朝六十一年仍未见绝歇。所以，不仅清初第一部大型词选《倚声初集》固多入选“云间”词作，后来蒋景祁选辑《瑶华集》，也兼及“云间三子”。这是一个与清词发展关系甚大的文学流派。

云间，即今上海市松江县的古称。清析置华亭、娄县二邑，并隶松江府，属江苏。云间词人不尽松江一县籍贯，尚有青浦、奉贤、金山等县，唯均属当时松江府辖治。

“云间词派”的领袖是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三子”。陈子龙（1608—1647），字卧子，一字人中，明亡后一度改名，自号大樽。崇祯十年（1637）进士，初任浙江绍兴推官，故两浙拔萃之士大都执弟子礼于其门下，“云间”宗风炽盛浙东浙西。后擢升兵科给事中，“甲申”、“乙酉”之变，奋起抗清，顺治四年（1647）于太湖地区事败被缚，不屈而投水殉身。陈子龙的词今存见于《幽兰草》中为一卷，又《棣萼香词》（又名《唱和诗余》）存其《湘真阁存稿》一卷。王昶所编《陈忠裕公全集》辑存的长短句即当年陈氏弟子王澐收录的《焚余草》，仅是上述两种集子的部分作品和集外零篇。

陈子龙和他的盟友们是在明中叶以来词风衰颓的状况下求觅“词统”，以廓清邪治习气的。他们标举的是南唐、北

宋的词旨，陈氏《幽兰草·题辞》堪称“云间”一派的纲领性的词学论文。他主张词应“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追求纯情自然的“高浑”之格，推尊李璟、李煜父子和周邦彦、李清照为词的“最盛期”的典范作家。这些词学观念对洗涤明词陋习，诚多廓清之功。但是，陈子龙和云间其他词人，在创作实践中偏尚“妍婉”之旨，追崇“丽而逸”的情韵，而仍视词为“文中之暇，流连声酒”的闲情排遣之“小道”，故词题多为春花秋月，不出风霜月露范畴，至于后学者事实上只是“心摹手追，半在‘花间’”。这多少与他们的“文宗两汉，诗俪开元”的总体文学主张一样，所追踪的“词统”仍还是一条回归于“古”的道路。明亡后数年间，陈子龙的词作如《唐多令》（碧草带芳林）、《二郎神·清明感旧》等在风格上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可惜留予他的时间太少，未及拓开一代新风。

陈子龙开创的“云间”词风影响极其深远，其原因是：一，作为“几社”领袖而又壮烈殉难的陈子龙，品节为人尊崇，门生弟子又遍及江浙各地；二，“香草美人”向属“寄托”之体，“词统”、“正宗”之说又乐为词家所恪奉。此外，文学风气的启变也并不是与社会政局的更替呈同步状态于朝夕之间，所以，清初浙东、杭州以及江苏常州、扬州等地构成的词学活动中心和词人群大抵为“云间词派”的余风所笼罩。

“云间三子”另二位著名词人是李雯、宋征舆。李雯（1608—1647），字舒章，词集初名《仿佛楼草》，后收入《蓼斋集》附编为一卷。李氏才情不亚于陈子龙，深具清丽婉委之致，晚作尤多凄幽难言之情，这与他入清屈志失节不

无关系。宋征舆（1618—1667），字直方，又字轅文，原为明诸生，入清官至左副都御史，著有《海间香词》。宋氏一门能词，他如宋存标（字子建）、宋征璧（字尚木）、宋思玉（字楚鸿）、宋泰渊（字河宗）等均颇享盛名，尤以宋征璧影响为大，作品俱见《倡和诗余》。

夏完淳（1631—1647）是陈子龙的弟子，今存词四十一首，酷似其师。在陈氏门弟子中，蒋平阶是该派词人中的重要人物。蒋氏字大鸿，曾从其师聚义起兵，工诗文，精堪輿之学，有古侠士风。《支机集》是蒋平阶和其子蒋无逸以及门人沈亿年、周积贤的词作的合集，词风较陈子龙更为泥古。这从他力主“屏去宋调，遮防流失”可以见出。

“云间”词人著名的尚有周茂源祖孙、计南阳等。计南阳，字子山，著《负灯草》、《江枫集》；吴骥，字日千，著有《杜鹃楼词》；周茂源，字宿来，号斧山，有《鹤静堂词》；茂源之子周纶，字鹰垂，著《不碍云山楼词稿》、《柯斋诗余》；周纶之子周稚廉，字冰持，有《容居堂词》。计南阳和周氏祖孙以及董俞（有《玉兔词》）等入清后均继续主持“云间”宗风三四十年，是该派后期的骨干人物。

康熙十七年（1678）张渊懿、田茂遇选辑的《清平初选》（又名《词坛妙品》），是“云间词派”的一个汇集性的大型词选。该词选所录作者数百人，大多为云间一郡的词人，保存了许多已失传词集的吉光片羽。嘉道年间冯金伯辑录的《海曲词钞》也是考查云间词人的一部重要的乡邑选本。

西泠十子 “西泠十子”是陆圻、柴绍炳、张丹、孙治、陈廷会、毛先舒、丁澎、吴百朋、沈谦、虞黄昊十人的

合称。毛先舒《白榆集·小传》说：毛氏在山阴祁彪佳家中见到陈子龙，为陈氏称赏，“其后‘西泠十子’各以诗章就正，故十子皆出卧子先生之门。国初，西泠派即云间派也”。这段文字很简要地说清了“西泠十子”与“云间”一派的渊源。

“西泠十子”是诗人，也是词人。他们大都是由明入清而以隐逸终老，声名既著，交游复广，在清代初期主浙中词坛甚久，所以，这是“云间词派”在浙江的一个支脉。后来陆进等选辑《西陵词选》，西陵，也即西泠，即今杭州。陆进（著有《巢青阁诗馀》）、陆次云（著有《玉山词》）等杭州词人大抵均系沈谦等的弟子。

十子中词学成就较大的是张丹、毛先舒、沈谦和丁澎。张丹（1619—？），初名纲孙，字祖望，号秦亭，钱塘人，有《从野堂诗余》。其词前期以雅丽见长，入清之后则悲慨之调独多，词风大变。毛先舒（1620—1688），字稚黄，初名骥，字驰黄，仁和（今杭州）人。他是一个以学术著称于世的隐逸之士，和毛奇龄、毛际可齐名，人称“浙中三毛，文中三豪”。今存《鸾情集选填词》乃毛先舒早期之词，几乎全为“闺情”，是清初典型的“云间”风格。沈谦（1620—1670），字去矜，号东江，仁和人，明诸生，入清后“托迹方技，绝口不谈世务”。有《东江草堂集》词三卷，流传甚广，门人子侄又多，故影响极大。沈谦工戏曲，他的词也较俚俗，言情浓挚，格近香奁之体。

“西泠十子”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丁澎（1622—1685）。丁澎字飞涛，号药园，系回族。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是“十子”中入仕清廷的一个。官至礼部郎中，顺治十五年以

“科场案”流徙尚阳堡，到康熙二年（1663）放还，后流寓苏州等地。丁澎与弟景鸿、澐合称“三丁”，早年以《白雁楼诗》名扬吴越。澎嗜饮，一生行迹极富传奇色彩。著《扶荔词》三卷，又《词变》一卷，是清初名家词之一。小令工旖旎愁肠之调，曲尽纤艳之思，后期转多悲凉，气势腾越，特别是长调。清词的渐自明末流风中蜕变的足迹，于《扶荔词》可见其端倪。时势人心影响词的风气转化，丁澎的作品可作为例证之一。

柳洲词派 “柳洲词派”是清初顺治年间的一个流派。柳洲，指今浙江嘉善县一带，延伸范围及今上海市所属金山县等地区。这是研索明清之交词风递变阶段的一个不应忽略的词的派别。邹祗谟《远志斋词衷》曾概述过“柳洲词派”：

词至柳洲诸子，几二百余家，可谓极盛。无论袁、钱、戈、支诸先辈，吐纳风流如尔斐、子顾、子更、子存、卜臣、古喈诸家，先后振藻，飘流符会，实有倡导之功。要之阮亭所云：不纤不诡，一往熨贴，则柳洲词派尽矣。

邹氏略称的“诸先辈”是指袁仁、袁黄、戈止、支大伦、支如玉、支如增、钱梅、钱榛以及钱继登这些明朝晚末时期的名士或殉明“先正”。尔斐是钱继章的字，著有《菊农词》；子顾是曹尔堪的字，著有《南溪词》；子存是魏学渠的字，著有《青城词》。这三家是该词派中著名的词人，词集今尚存世。当时钱煥、戈元颖等编选《柳洲词选》六卷，收“先正”四十一人，“近社名公”一百十七人，阵容很可观。

“柳洲词派”的宗尚本近“花间”，是“云间词派”的羽翼之一。经甲申（1644）“国变”后，词风渐异，渊淳豪迈

兼有，悲凉之气渗现。随着政治环境的恶化，派中人或隐或散，趋于衰落。

曹尔堪（1617—1679）是“柳洲”词人群中影响最巨大的一个，以往论者把他和曹溶并列推为“浙西词派”的开先河者，这纯属误解，不符史实。曹尔堪，字子顾，号顾庵。顺治九年（1652）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他仕途多艰，中遭诬陷入狱，事白，罢归南溪以终老。《南溪词》在清初是与曹贞吉《珂雪词》并称的名家之作，时称“南北二曹”。他的诗也名声甚高，是“海内八家”之一。曹尔堪词随心境变迁，逾趋雄放，晚年以健举胜，是柳洲一派的宿将并以光灿的成就拓展了该派的风貌。

曹尔堪又是清初“江村唱和”、“红桥唱和”、“秋水轩唱和”三次重大词学活动的发起者或重要参与者。特别是康熙十年“秋水轩”的《贺新郎》“剪”字韵唱和活动，关系到清词嬗变，意义甚巨，此役的首唱者是曹尔堪，从此雄健词风大振。

曹尔堪的兄弟子侄多为词人，如曹尔埴、曹尔埏、曹尔垣以及曹鉴平等均有词传世。其子曹鉴平（字掌公）交游甚广，是康熙中后期词坛的活跃人物。

“柳洲词派”自曹尔堪于康熙十八年逝世后，即渐被盛炽兴起“浙西词派”所融合。嘉善毗邻秀水（嘉兴），而秀水乃“浙西词派的”的渊藪，所以，“一声寒喷霜竹”（陈维崧《念奴娇·读顾庵先生新词》）的情韵为“清空”之风化解，并不偶然，从中也可看出康熙中期词坛风气剧变的脉络来。

阳羨词派 以陈维崧为宗主的阳羨词派，是清初最为重

要的一个文学流派。这是一个以悲慨激扬和凄清萧瑟等多侧面的情思，浓重表现出那个特定时代凄苦心态的词派。

阳羨词派的鼎盛期是康熙初到康熙二十一年陈维崧去世，约为二十年时间；而其形成期则可上溯到顺治八年左右陈维崧、任绳隗等倡和之时，余响大体及于康熙后期，即万树、蒋景祁及陈维岳相继逝去为止。这一词派虽不如“浙西词派”显赫于世，但从时序而言，早于“浙派”近二十年是确定无疑的。其所以向不为词学研究者们所重视，是与“正宗”、“别调”等传统偏见有关。

这个带有浓重的在野色彩的词派，对柔靡侧艳的词风起着强有力的荡涤作用，振颓起衰，殊有伟功。该词派在词学观上有不少开拓性主张，最重要的是“存经存史”之说，即力辟词为“小道”，认为词足以与杜甫之歌行、西京之乐府并立，“为经为史，曰诗曰词，闭门造车，谅无异轍也。”这是清代词学建设和推尊词体的理论最早也最有建树的一派，后来“常州词派”的一些观点都可以在陈维崧《今词选序》、《蝶庵词序》、任绳隗《学文堂诗余序》等文字中看到端倪。

陈维崧是阳羨词派的宗师，他的《湖海楼词》前期之作名《乌丝词》，后又辑选为《迦陵词钞》，今存一千六百余首，加上辑逸可达一千七百首。数量之富固足惊人，其词内容也丰硕广大，就在其生前即已名扬海内，被尊誉为“五丁开山手”。陈维崧词的主体风格是飞扬腾越，悲壮激荡，呈现出一种光怪陆离的神采。

阳羨词派是个“敢拈大题目，出大意义”（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评语）的创作群体。除陈维崧的《贺新郎·纤夫词》、《夏初临·本意》、《水调歌头·吊姜垓》等外，这个词

人群还以“钟山梅花图”、“五人墓”等题为倡和。在清初均属胆张力沉之作。总之，可考见本事，吟咏家国陵替、民生疾苦的精萃之篇，在阳羨诸家词中随手可拈，为同时词集所罕见。

阳羨名家除陈迦陵外，尚有任绳隗（著有《直木斋词》）、徐嗜凤（著有《荫绿轩词》）、史唯圆（著有《蝶庵词》）、曹亮武（著有《南耕词》）、万树（著有《香胆词》）、蒋景祁（著有《黻画溪词》）、董儒龙（著有《柳堂词稿》）等数十家之多。陈维崧兄弟子侄均以词名，二弟陈维崧有《亦山草堂词》，三弟陈维岳有《红盐词》，堂弟陈维岱有《石间词》；嗣子陈履端有《爨余词》，从侄陈枋有《香草亭词》。其中陈维岳交游最广，词成就亦高，向与迦陵有埏埴并肩之誉，陈枋在第二代词人中声誉尤卓。

阳羨词人先后编有三部大型词选，即陈维崧主编的《今词选》（又称《今词苑》），曹亮武主编的《荆溪词初集》和蒋景祁的《瑶华集》。《荆溪词初集》录存清初四十年中阳羨词人近百家的作品，是一部重要的地方词选。至于万树的《词律》有功于一代清词的拨乱反正，更是显然。

阳羨词风从渊源上看，除了苏轼、辛弃疾的影响外，与南宋末年蒋捷的《竹山词》的关系更大。这位阳羨先贤的词风在又一次民族矛盾尖锐发生，山河易主的清初，对乡后辈的词创作无疑产生有巨大的隔代通同之感。

到了“康乾盛世”，即康熙后期到雍、乾之际，阳羨词风已不合时宜，文网渐密，难容悲慨高亢之声，故该派渐见衰歇。乾隆朝虽有郑燮《板桥词》、蒋士铨《铜弦词》、黄景仁《竹眠词》不时唱出豪宕情韵，但已是派外余响。阳羨一

邑名词人史承谦兄弟、任曾貽、储秘书等已少存阳羨雄风，再后来周济出，则已是“常州词派”的中坚，别具面目了。

浙西词派 浙西词派是清词流派中绵延时间最长、影响遍及海内的一个词的派别。从康熙十八年前后朱彝尊应“博学鸿儒”之征，携《乐府补题》入京重行刊刻，兴起“后补题”之唱和，同时《词综》问世，《浙西六家词》刻成，“浙西词派”正式扬帆词坛。到嘉庆、道光年间郭麐的意欲变革浙词词风，该派历时已逾百年。“浙派”在流变过程中可分为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

前期：以朱彝尊为旗帜的“浙西词派”是一个顺应“盛世”风会而应运而起的文学派别。“浙派”的理论主张集中地体现在朱彝尊《曝书亭集》中的若干篇“词序”和《词综序》里。概括起来是：宗尚南宋，崇扬醇雅，师法姜（夔）、张（炎），标举“清空”风格。朱彝尊的“词至南宋始深”之说，以及他在《解珮令·自题词集》中所说的“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云云，即是最为人知的简要的理论纲领。醇雅清空，是药石俚俗秽芜的妙方，浙词在进一步廓清明人词作的淫哇颓风方面有功绩；但咏物风靡，现实感散漫渐尽，抒情主体的意趣日见衰竭，则是“清空”流于空枵的弊病之故。而且，清初百派分流、千姿百态的多元共存局面也逐渐消失，这也是“浙西词派”顺应“盛世”之需的功过参半的事实，至于朱彝尊一度鼓吹词以“欢愉之言易工”，“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吟太平”之说，当然是弊端更大了。

朱彝尊词创作始于他从幕广东曹溶衙中时，早年的《眉匠词》已少为人知，词也杂驳，未成风格。《江湖载酒集》

是朱氏词的精萃部分，大都作于康熙十八年前失意京师、浪迹山西之时，诚所谓“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他的《静志居琴趣》是与“风怀诗”相表里的言情追怀作品，也多真情实感。《茶烟阁体物词》则专咏物，这对词风影响最大，后之步趋者大抵由此陷入短竹陋习。从朱彝尊自己的词创作历程可以看出“浙西词派”所以形成的时代痕迹和背景状况，能证实这个词派确系应“盛世”之运而生的。

前期“浙派”的代表作家是“六家”，除朱彝尊外，另五家是：李良年，著有《秋锦山房词》；李符，著有《未边词》；沈皞日，著有《柘西精舍词》；沈岸登，著有《墨蝶斋诗余》；龚翔麟，著有《红藕庄词》。今见“六家词”大都是康熙十八年结集前的作品，故他们后期创作面貌已难以窥见。事实上，如沈皞日后来词学观有很大的变化。“六家”外，前期“浙派”的重要作家还有被称为“第七家”的邵瑛（著有《情田词》）、陆棻（著有《雅坪词谱》）等。邵氏与龚翔麟是郎舅关系，陆氏乃朱彝尊表弟。至于《词综》的合作者汪森，系安徽徽州人而流寓浙西的名作家，此后汪家世代成为浙江著名的文人和藏书家。今见《梅里词绪》、《词辑》大体收录了秀水一地词作，可见“浙派”阵容。

中期：中期“浙派”形成几个词人群，分布在杭州、扬州、苏州各地，犹如宋代江西诗派不尽为江西人一样，“浙西词派”已容纳着许多非浙籍的词人。吴中词人群有“七子”之目，另见下文绍述。杭州、扬州二地的词人群则有一位重要的沟通中介作者，即名词人厉鹗。

厉鹗（1692—1752），字太鸿，号樊榭，浙江钱塘人。这是位堪称巨匠的代表作家，诚如吴锡麟所说：“吾杭言词

者，莫不以樊榭为大宗。”（《詹石琴词序》）他生当“盛世”，仕途却无所获隼，长期寄幕于扬州马曰琯、马曰璐兄弟之小玲珑馆。他的《樊榭山房词》表现出一种脱尽人间烟火、深得清空灵秀之旨的美感。较之其他浙中词人，厉鹗词较少短钉堆砌之病，然而抒情主体的哀感也常常在摇曳跌宕中隐化而淡薄。

中期“浙派”在浙中的词人名家有陆培（著《白蕉词》），吴焯（著《玲珑帘词》），陈章（著《竹香词》）等。在扬州则以江昱（著《梅鹤词》）、江昉（著《练溪渔唱》）为最著名。

后期：“浙西词派”历百年之盛，到后期虽作家群起而衰颓之甚，于是有吴锡麒、郭麐的先后思“变”，欲挽转委顿，济以生气。

后期“浙派”的嬗变，简要说来就是由密返疏，变艰涩为流利，并以情趣调剂一味讲雅洁的空枵，吴锡麒是这嬗变的先声。吴氏著有《有正味斋词》八卷，他在词学观上对朱彝尊有二点修正，一是否定词“大都欢愉之辞工者十九”之说，重申“穷而后工”的论旨；二是申述“正变斯备”的兼容各种风格。在词创作实践中，吴锡麒较多“抗秋风以奏怀”的健骨风格，这是浙派前辈作品中少见的。另外，他追求“天籁”自然而不乏秀逸的情韵。

郭麐字频伽，晚号复翁，江苏吴江人，后迁居浙江嘉善，著《灵芬馆词》四种。郭氏深感浙派末流空泛无物，意欲济之以“情”，力求清新流转。他是想以机趣圆润来涤洗堆垛板实的陈辞滥调的。郭氏的诗是走的南宋杨万里“诚斋体”一路，属当时性灵之派，所以，他强调词也应重视抒情

主体的个性。在《灵芬馆杂著》及《诗话》、《词话》中，可以看到他对艺术个性、风格等问题上的卓识。后来常州词派论家贬郭氏词为“滑”、“薄”，是带有艺术偏见之论，不足为据。可惜的是人微言轻，位卑无力，郭麐的影响很快被淹没，并未能挽回浙派的颓势。

与郭麐交往甚密的大都是一批“寒士”，这个词人群中有不少艺术造诣很高的作家，如倪稻孙（字谷民，号米楼，著《芦中秋瑟谱》等）、彭兆荪（字甘亭，有《小谿觞馆诗余》）等。

吴中七子 “吴中七子”之目在清代乾隆到道光年间先后有二个，这是分别为二个词人群而又皆隶属“浙派”体系，在时序上又恰好是一属“浙派”中期，一属“浙派”后期，为叙述的方便，区别以“前吴中七子”、“后吴中七子”。

“前吴中七子”是王鸣盛、吴泰来、钱大昕、赵文哲、曹仁虎、黄文莲和王昶。其中王昶名高位重，声气广通，对词的建设贡献殊巨。王昶，字德甫，号兰泉，晚号述庵，上海青浦人。著《春融堂集》，有《琴画楼词》四卷。又编《明词综》、《国朝词综》等，并辑同时词人作品为《琴画楼词钞》二十五卷，可视为“浙派”中期名家的汇集。他的词创作以雍容清雅为主，变“浙派”通常表现的幽淡之格，这是援诗坛格调派入词苑的结果，与他的身份相契合。

“前吴中七子”大都以精于经术史学闻名于世，如王鸣盛、钱大昕。他们的词均属早年所作，后来皆弃去不为，以词而论成就最高的是赵文哲。赵氏字升之，号璞函，上海人，有《嬾雅堂词》。他的词情味浓厚，韵致圆美流转，是中期“浙派”不多见的抒情高手，故陈廷焯《云韶集》对其

评价极高。

“后吴中七子”是朱绶、沈传桂、沈彦曾、戈载、吴嘉淦、王嘉禄、陈彬华七人。朱绶有《知止堂词录》，沈传桂有《清梦庵二白词》，是“七子”中佼佼者。名声最大的是戈载，戈氏号顺卿，有《翠薇花馆词》多至三十九卷，又纂《宋七家词选》、《词林正韵》、《续绝妙好词》等。他通音律，自诩“字字协律”，是后期“浙词”的格律派代表。“七子”词的弊病即如郭频伽所指出的“疑若可听，问其何语，卒不能明”的那种习气。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对之攻讦最力，深恶痛嫉，认为是“极词场之变态”。总之，后“吴中七子”的词风与嘉、道以来整个社会现实脱离太严重，在风声鹤唳的态势中依然如戈载那样只求协律，不讲意味情思，难怪要被严加指斥的。

常州词派 “常州词派”是清代后期影响最为深远的的一个词学派别。该词派以张惠言、张琦兄弟于嘉庆二年（1797）编选《词选》为发轫，到道光十年（1830）后《词选》重刻以及周济的《词辨》和《宋四家词选》刊行，这一词派始大畅其旨，领袖词坛，从而流响余波直至现今。

张惠言（1761—1802），字皋文，号茗柯，江苏武进人。作为“常州词派”的宗师，张惠言的词学观集中体现在《词选序》中。归纳起来，张氏的观点是：（一）借《说文解字》转引《周易章句》的“意内而言外谓之词”一语为据，强调词“非苟为雕琢曼辞而已”，力主要有“意”。（二）从“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的艺术追求出发，推崇比兴寄托手法，认为“《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应是词创作的典范。（三）在唐宋词人中推举“温庭筠最高”，认为“其言深

美阙约”，足称典型。张惠言倡导以上各点，其意在于“塞其下流，导其渊源”。这就是“常派”的“尊词体”的追本探源的词学观。

“常州词派”特别是张氏兄弟及他们的弟子们在纠词界弊端，扫荡游词鄙词等风气上是有贡献的，但以尊古手段来纠偏纠弊，其消极因素也必然同时存在。至于以“微言大义”之旨倡言外有意之法，用近乎经学家解经手段来阐释词作，也易走向另一极端，常导致牵强附会的索隐倾向的发生。

张惠言著有《茗柯词》，在“宁晦无浅，宁涩无滑，宁生硬无甜熟”（蒋兆兰《词说自序》语）的“常派”词创作中，张氏词较少隐晦艰涩的弊病。他的《木兰花慢·杨花》等咏物之作，是其科第不利的失意时的佳作，传述了特定的心态。

张氏《词选》附录部分入选了其常州同乡黄景仁、恽敬、李兆洛、丁履恒、左辅、钱季重、陆继辂等人的作品，通常被认为是常州派群体的重要成员。其实黄景仁年长张惠言十二岁而早已于乾隆年间去世，词风亦不相类；钱季重也英年夭亡，与其他各家情况迥异。至于恽敬等大都以词专门名家，均系学术家，所录作品也都是早年所写。堪称张氏兄弟羽翼的是他们的弟子金式玉、金应珪兄弟以及郑抡元。金、郑都是安徽歙县人，是张氏兄弟坐馆时的门生后辈。郑抡元有《字桥词》，以怨深愁重，情见乎词见称，艺术成就最高。

“常州词派”嫡系传人要推董士锡（1782—1831）。董士锡，字晋卿，有《齐物论斋词》。他是张惠言兄弟的外甥，

后又为张氏婿。他的词被沈曾植誉为“毗陵词人，更无嗣响者”（《菌阁琐谈》）。董士锡之子董毅著有《蛻学斋词》，又辑《续词选》；张琦之子张曜孙，又有《同声集》之选，这都是“常州”张氏渊源未绝的词学传统。

“常州词派”的中坚人物是周济。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卷一谈到周济时说：“近来浙、吴二派俱宗南宋，独常州诸公能瓣香周、秦，以上窥唐人微旨，先生其眉目也。”所谓“吴派”即指戈载等“吴中七子”。蒋氏为周济同时的晚辈词人，据此足见周济在当时即已被公认为“常派”的代表作家。

周济（1781—1839），字保绪，号止庵，江苏荆溪（今宜兴）人，荆溪当时隶属常州府。著有《词辨》、《论词杂著》、《味隽斋词》、《存审轩词》等。

周济的词学理论系统地存见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及《介存斋论词杂著》中。他最著名的论点是“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后来谭献在《复堂日记》中认为是“千古文章之能事尽矣，岂独填词为然”。周氏这一命题的论述是创作过程的从有技巧、讲技巧到“无技巧”（泯灭技巧痕迹）的精辟阐释。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获致最高的审美效果。此外，在“意”的问题上，在“虚”与“实”的关系等问题上，周济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至于他提出的从王沂孙到辛弃疾、吴文英，最后臻于周邦彦的境界的一条创作道路，虽有其特有的理解和体会，但这种模式倡导与创作实践往往不可能吻合，因为每个作家的艺术个性是各异的，刻舟求剑无疑非良策，所以，这只能是一种审美追求的理想而已。

周济本人的词创作就有难副其理论的缺憾。《味隹斋词》中尽管不无佳制，但每有“能入而不能出”（吴梅《词学通论》语）的流弊，于是“词涉隐晦，如索枯谜”。

晚清时期谭献的《复堂词话》也属于“常派”系统，此外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则是从“浙派”的折衷词学观转为“常派”的理论名著。

总的看来，“常州词派”更多地表现为是一个词学理论的流派，在词的创作实践上，并无大成就。所以，这个流派实际上是“朴学”领域内“乾嘉学派”在词苑的派生物，只是到了周济以后，方始更多地涉及到词本身的内部规律的探索。

清末四大家 号称“清末四大家”的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是近代四位影响极大的名词人和词学家。“四大家”中除王鹏运外，其余三人均自光绪、宣统而入民国，以“遗老”身份唱和于沪、吴一带。王鹏运、况周颐均系广西人，朱祖谋先擅于诗，后受王鹏运影响而专力为词，故时人又有“临桂派”之称，其实“临桂派”的词学观，渊源仍在“常州词派”，是“常派”的余波一脉。

王鹏运（1849—1904），字幼霞，号半塘，晚年又自号鹑翁。祖籍浙江绍兴，先人游宦广西，遂为临桂（今桂林）人。同治九年（1870）举人，官至礼部给事中。著有《袖墨》、《虫秋》、《味梨》、《鹑翁》、《庚子秋词》等词，后删定《半塘定稿》。又曾汇刻自《花间》以迄宋、元诸家词为《四印斋所刻词》，校刊精审，词家有“校刊之学”，始自王鹏运。

王氏于词宗法周济所倡的“导源碧山，复历稼轩，梦窗

以还清真之浑化”的门径，但因身处末世，性甚刚正，所以他的词感慨较深，参与社会生活的内容较多，风格也能密而不涩，健朗挺拔。

朱祖谋（1857—1931），一名孝臧，字古微，号彊村。浙江归安（今湖州）人。光绪九年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晚年卜居苏州。著有《彊村语业》三卷，集外词一卷。校辑唐五代宋金元人词总集五种、别集一百七十四种为《彊村丛书》，学者奉为宝典。又辑《湖州词徵》、《国朝湖州词录》及《沧海遗音集》等。

朱氏词学吴文英，王国维《人间词话》认为“情味较梦窗反胜”，唯颇多艰涩，炼词而伤气。晚年“颇取法于苏”，愈显苍劲，深涩渐减。

郑文焯（1856—1918），字叔问，号小坡，晚称大鹤山人。奉天（今辽宁）铁岭人，隶汉军旗。光绪元年举人，官内阁中书，后旅居苏州。有《樵风乐府》，又著《词源斟律》。

“四家”中郑氏最精音律，其词摘藻绮密，近吴文英风格而刻意深艰，部分作品追摹姜夔情韵，句研意远，转多疏逸味。他写在庚子（1900）年间的词情意足满，声韵流美，是最耐读的代表之作。

况周颐（1859—1926），字夔笙，号蕙风。光绪五年举人，官内阁中书，后入张之洞、端方幕，晚年寓居上海。有词集九种，合刊为《第一生修梅花馆词》，后删定为《蕙风词》。还著有《蕙风词话》，是晚年著名的词论之作。

况周颐论词，标举“重、拙、大”之格，赵尊岳诠释说：“举《花间》之闳丽，北宋之清疏，南宋之醇至，要于

三者有合焉；轻者重之反，巧者拙之反，纤者大之反……”（《蕙风词话跋》），大体如是。究其实，况氏词学主张是继“常派”之说而有所发挥，有所折衷，更多地探求词心、词格，而不独于枝枝节节上言“寄托”。

况氏以词为专业，致力五十年，铸意造情，创作实践的功力甚深。他的作品能锤炼不失自然，流美中时见聪慧语，唯后期特别是晚年的作品应酬过多，意不胜辞。

“清末四家”门弟子甚多，尤其是朱祖谋，从之学词的门人遍布沪上，如龙榆生的《风雨龙吟室词》最近疆村晚年风格。

附录二

名言佳句

暮雨夜深犹未住，芭蕉，残叶萧疏不奈敲。

——刘秉忠《南乡子》

小院黄昏，前村风雨，莫倚阑干。

——赵功可《柳梢青》

贫得今年无月看，留滞江城。

——萧汉杰《浪淘沙》

坦卧东床，恐减风云气。

——王 恽《点绛唇》

由汉魏，到隋唐，谁教若辈管兴亡？

——王 恽《鹧鸪天》

星斗撑肠，云烟盈纸，纵横游戏。

——张 埜《水龙吟》

胡笳吹汉月，北语南人说。

——刘 壎《菩萨蛮》

山如雾，断虹犹怒，直入山深处。

——卢 挚《点绛唇》

万水千山收拾就，一片空梁落月。

——刘 因《念奴娇》

石栈天梯三百尺，危栏。应被旁人画里看。

——曹伯启《南乡子》

灯火小于萤。人不见，苔扉半扃。

——李齐贤《太常引》

五色补天缺，万世仰娲皇。

——许有壬《水调歌头》

长安多少晓鸡声，管不到、江南春睡。

——许有壬《鹊桥仙》

何处最多情，练湖秋水明。

——宋 棻《菩萨蛮》

战骨缟如雪，月色惨中秋。

——谢应芳《水调歌头》

歌舞尊前，繁华镜里，暗换青青发。

——萨都刺《百字令》

古木鸦啼，纸灰风起，飞入淮阴庙。

——萨都刺《酹江月》

相逢不忍更论心，只向路旁握手共沉吟。

——邵亨贞《虞美人》

花也笑姮娥，让他春色多。

——杨 基《菩萨蛮》

莫向窗前种竹，先生要看西山。

——杨 基《清平乐》

须高举，教弋人空慕，云海茫然。

——高 启《沁园春》

学得琵琶出教坊，不是商人妇。

——聂大年《卜算子》

茅屋谁家？荒径无人菊自花。

——赵 宽《减字木兰花》

千古休谈南渡错，当年自怕中原复。

——文征明《满江红》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杨 慎《临江仙》

万种消魂多寄与：斜阳天外树。

——施绍莘《谒金门》

深恨落花惊午梦，起来谁看试罗裳？

——杨 宛《梦江南》

邑吏急租时，夫苦频笞妇鬻儿。

——易震吉《南乡子》

情浓一夕可千年，何况得、频年相见。

——来集之《鹊桥仙》

闲看人物似看花，少似春花，老似秋花。

——卓人月《一剪梅》

雨下飞花花上泪，吹不去，两难禁。

——陈子龙《唐多令》

叹绣岭宫前，野老吞声，漫天风雨。

——陈子龙《二郎神》

心事两朦胧，玉箫春梦中。

——李 雯《菩萨蛮》

不比落花多爱惜，南北东西，自有人知得。

——李 雯《鹧鸪枝》

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

——吴伟业《贺新郎》

戈船千里，降帆一片，莫怨莲花步。

——徐 灿《青玉案》

碧云犹叠旧山河，月痕休到深深处。

——徐 灿《踏莎行》

墙角芭蕉风瑟瑟，生憎揲掩窗儿黑。

——宋 琬《蝶恋花》

莫便踏花归，留他缓缓飞。

——龚鼎孳《菩萨蛮》

新样罗衣浑弃却，犹寻旧日春衫著。

——宋征舆《蝶恋花》

老去丝尤密，酸来心愈丹。

——王夫之《女冠子》

几个定横陈？丹青不误人！

——严绳孙《菩萨蛮》

悲风吼，临洛驿口，黄叶中原走。

——陈维崧《点绛唇》

寻去疑无，看来似梦，一幅生绡泪写成。

——陈维崧《沁园春》

人间多少闲狐兔，月黑沙黄，此际偏思汝。

——陈维崧《醉落魄》

好风休簸战旗红，早送鲎鱼如雪过江东。

——陈维崧《虞美人》

剩黄蝶濛濛，和梦飞舞。

——陈维崧《尉迟杯》

此去三江牵百丈，雪浪排樯夜吼。背耐得土牛鞭否？

——陈维崧《贺新郎》

钟情怕到相思路，盼长堤、草尽红心。

——朱彝尊《高阳台》

十里鱼山断处，留一抹，枣林红。

——朱彝尊《霜天晓角》

写不了相思，又蘸凉波飞去。

——朱彝尊《长亭怨慢》

那能使、口北关南，更重作、并州门户？

——屈大均《长亭怨》

谁能数得垂杨叶？一叶垂杨一点愁。

——万树《杨柳枝》

六代风流归抵掌，舌下涛飞山走。似易水、歌声听久。

——曹贞吉《贺新凉》

风更雨，一发中原，杳无望处。

——曹贞吉《留客住》

绿杨城郭是扬州。

——王士禛《浣溪沙》

自古有情终不化：青娥冢上，东风野火，烧出鸳鸯瓦！

——顾贞观《青玉案》

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

——顾贞观《金缕曲》

三十六陂秋到，宿万荷花里。

——李符《钓船笛》

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

——纳兰性德《蝶恋花》

还怕两人俱薄命，再缘慳，剩月零风里。

——纳兰性德《金缕曲》

独立舵楼吞沅渚，箫响，一声惊起万鱼龙。

——黄之隽《定风波》

迎面晚山含日冷，夹车新水带冰流。

——丁 荣《浣溪沙》

万籁生山，一星在水，鹤梦疑重续。

林净藏烟，峰危限月，帆影摇空绿。

——厉 鹗《百字令》

一片寻秋意，是凉花载雪，人在芦碣。

凭高一声弹指，天地入斜晖。

——厉 鹗《忆旧游》

难道天公，还钳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

——郑 燮《沁园春》

指芳丛、飘残清泪，为一生、颜色误婵娟。

——史承谦《一萼红》

谁知千里夜，各对一灯红。

——蒋士铨《水调歌头》

者是春山魂一片，招入孤舟。

——左 辅《浪淘沙》

两边明月十分愁。不眠同在五更头。

——钱 枚《浣溪沙》

疏狂情性，算凄凉耐得到春阑。

便月地和梅，花天伴雪，合称清寒。

——张惠言《木兰花慢》

剩雾锁花魂，风砭诗骨。茫茫江草连云湿。

——董士锡《兰陵王》

浮云遮月不分明，谁挽长江一洗放天青？

——董士锡《虞美人》

划秋涛，长剑催寒；倚峭壁，短箫吹醉。

——邓廷桢《月华清》

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

——龚自珍《湘月》

偏是无情偏解舞，濛濛扑面皆飞絮。

莫怨无人来折取，花开不合阳春暮。

——龚自珍《鹤踏枝》

竟一卧东南，万牛难起。

——龚自珍《台城路》

莫更伤心，可怜秋到，无声更苦。

满寒江剩有，黄芦万顷，卷离魂去。

——项鸿祚《水龙吟》

待把柔情轻放下，不唱柳边风月；且整顿、铜琶铁拨。

——吴藻《金缕曲》

欲哭不成还强笑，讳愁无奈学忘情。

——吴藻《浣溪沙》

落花流水难猜料。正无妨、冰弦写怨，云笺起草。

——顾春《金缕曲》

李花零落杏花香，一带小桃花底菜花黄。

——顾春《风蝶令》

便教万古团栾好，恐耐到鸡鸣，也非容易。

——许宗衡《西窗烛》

编 后 记

《诗词精品·名家编注》丛书通过经年的艰苦运作，即将付梓问世，我们由衷感谢丛书的编注者、审定者以及关心、支持这套书的同仁和读者朋友们。

几年前，一些读者朋友和同仁向我们建议，编辑出版一套融知识性、可读性、学术性、收藏性、实用性于一体的高品味、大众化的古典诗词读物，走进寻常百姓家，让更多的人进入诗词王国中徜徉，获得美的享受，接受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为此，我们经过反复酝酿，策划了这套丛书。

该丛书力求“三性”：一是权威性。参与丛书的编注者多为年富力强、功力深厚的中年学者，也有才华横溢、崭露头角的年轻专家；审定者均由德高望重、长期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全国一流专家、博士生导师担任。他们在上下五千年积累、流传下来的浩瀚诗词中梳耙钩沉，辛勤耕耘，撷取精华，把前人的成就和今人的研究成果融汇其中，体现了当代中国古典诗词研究的较高水平。二是系统性。丛书从中国古典诗词发展史的角度入手，强调一脉相承，同时突出不同时代的特色，从先秦两汉一直到近现代，选收了不同时代各种风格、流派的代表作，并在序言中叙述了各个时代诗歌发展的脉络及特点，读者便可窥见我国古典诗词的概貌。这里要提及的是，限于体例，现当代的优秀之作暂付阙如，未免遗珠之憾。三是实用性。每本书均有作者简介、简明的注释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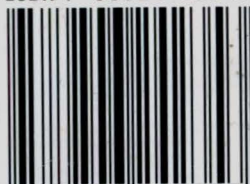
精到的点评，并附有该时代诗词的有关知识介绍以及大量的名言佳句，既可供阅读欣赏，又可作检索之用。此外，我们力求精编、精校、精印，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精品和一种传世版本。尽管如此，由于我们学识之不逮，鲁鱼亥豕和其它谬误亦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专家学者不吝赐教，以便再版时修订完善。

天地出版社编辑部

诗词精品·名家编注

元明清词(3)

ISBN 7-80624-235-X



9 787806 242353 >

ISBN7-80624-235-X/I · 52

定价: 150.00元 (全套30册)